



09422

康輜紀行卷之六

桐城姚瑩展和甫

或問天穹窿在上其於人事無不察者果以日月照臨乎抑以鬼神鑒察乎曰是矣而不止此也天無形質以氣爲體氣無不在人在氣中不見氣猶魚在水中不見水鬼在土中不見土也六氣不時人感之而疾病此氣之動者耳不動之氣無時不有無物不在也何以見之於扇之生風見之室本無風扇動而風生豈扇有氣哉以扇搖動激其氣而成風耳有竅亦皆生風故當門者有風窺穴者有風蓋不動之氣渟滯空際觸物必動透竅必出也知氣無不出則知天無不在矣天以氣爲體如人以

康輜紀行

卷之六

一

血肉爲身人在氣中如蠅蝨在人身隨動卽覺豈有告之者乎故人一舉動天卽知之不待日月之照臨鬼神之鑒察也雖然天德含宏廣大苟卽事物而禍福之則天不勝其勞亦不若是之苛也故陽授其權於日月陰授其權於鬼神日月鬼神者天之一氣凝聚之至精者也日月可見鬼神不可見可見者爲陽司陽之權爲天子日月不明則天子失其治矣司陰之權爲鬼神鬼神之知能亞於日月能自禍福人而輔相天子爲治者也人事萬殊天子有知有不知鬼神則無不知故天子之禍福有所及有所不及鬼神則無所不及鬼神之無所不及也一天之無所不及而已矣

王充論衡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善天輒知之而輒應之

右天人一氣感應之理

尹翁歸之扶風過辭廷尉于定國于欲託其邑子語終日竟不敢見何並之穎川過辭廷尉鍾元元弟威爲郡椽而贓元爲免冠請一等之罪並不許竟殺之論者皆美于而薄鍾余曰鍾未可薄也邑子本疏其託也可止威與元兄弟也爲親故求免一死其過也可原元之請並之殺一盡其仁一行其義而已矣

右于鍾二廷尉請託

連日晴雨不時寒暄數易體中微有所感棉衣三重加狐皮馬褂尙覺惡寒惟食粥以清其胃通事與人亦多病者曲濟嘉木叅復請展假停止一日爲亡友張亨甫作傳午刻雨申刻始止

康翰紀行

卷之六

二

河水大漲

右張亨甫傳

十七日自阿足東北行二十里過阿足河水稍退勢猶洶湧肩輿難涉策馬以濟二十里過歌二塘川原平濶停輿候換烏拉十里上山至洛加宗依山蠻戶二三十家爲一處數處相望對山一處則吳公寨兩呼圖相爭時白瑪奚所攻卽此余與丁別駕共棲土屋一間壁上土簌簌落余有覆牆之恐遠牆爲行牀焉乍雅守備遣卒十人來迎謝遣令去亥刻聞蠻房有傾覆者斃七人傷二人卽乍雅來卒所舍也卒去而差竣未反之蕃人宿焉遂遵其禍豈非數耶召其頭人厚卹之是夜亥時夏至

右洛加宗

阿足所過河圖識謂之阿足河土名也按今輿圖當爲勒楚河
卽瀾滄江東北一支之上流也瀾滄江來源幹流有二東北一
幹最遠其源出玉樹土司之南中格爾吉土司境內之格爾吉
河東南流至巴顏囊謙土司境內名匝楚河又東南流過察木
多之南二百六十餘里勒索河自乍雅東南合色爾恭河楚楚
河及乍雅西北之猛楚河來會西南流至阿足過江卡入西北
三大幹流始名瀾滄江

右阿足河卽勒楚河

十八日沿河北行山坡雖平而迂曲四十里過大木橋卽俄倫
多山頗險仄多偏橋三十里至乍雅駐防守備一員把總一員
兵三十餘名詢曲濟嘉木叅已於本日啓行矣胥守備言宣大

康輟紀行

卷之六

三

守初二日至察木多遣通事賈諭傳丹臻江錯至王卡不能進
別令土蕃賚往取夷稟而回未知覆詞何若也乍雅地勢平瀾
四面皆山會典所云乍雅廟在北山之麓卽曲濟嘉木叅言其
三輩刺麻四朗隆珠所修不果寺又名噶德學朱青科爾寺也
中宏可容千人廟之左偏稍後爲頭輩刺麻札巴江錯金塔亂
後廟內多傾圮中有大銅佛像亦爲烏鎗破毀現存刺麻僅百
餘人居廟外之左其前爲轉經閣通志所云男女婚姻俱於此
歌唱以定者也餘皆頭人蕃民所居約百餘戶山下爲守備署
其右爲江巴廟內有石佛衆刺麻誦經禮拜之所廟門左右有
碑廟之西爲關帝廟更西則行館也民居約數十戶兵蕃雜處

勒楚河自山之東南流入會楚楚猛楚二河西南流入瀾滄江
自江卡來者東北過楚楚河有大木橋卽至乍雅其東傍山溝
行三十里爲紅布溝卽白瑪奚轄地楚楚河自此流出至乍雅
大寺前與勒楚猛楚二水會故名楚楚河也北行登山稍西卽
往察木多大路山南雪水下澗卽猛楚河南流合楚楚勒楚二
河西去二呼圖所居寺院名卡撒頂又名麻貢土人名烟袋塘
在乍雅之西馬行二日可至通志云乍雅在布政司西南三千
一百零五里東至阿尼一百七十里西至八貢三百四十里南
界擦哇岡北界官角乍雅土城周圍百餘丈余按乍雅今無土
城惟麻貢有之曲濟嘉木叅言札巴江錯始建廟在麻貢因其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四

地在山窩形似帳房故名其地爲乍雅狀則乍雅之地本卽麻
貢初不甚奢及四朗隆珠又建廟於今之乍雅至羅藏朗結在
此廟中受封號遂相傳以此爲乍雅矣

右乍雅

四川通志云勒楮河在乍雅大寺前源出乍雅西北昂喇山下
合甲倉楮河又有樂楮河源出乍雅西北作喇山合甲倉楮河
甲倉楮河經流洛隆宗合樂楮河到乍雅界又有色楮河源出
上納奪經流江卡西南流入察木多大河余按此云勒楮河者
卽今輿圖之勒楚河也楮楚音同樂楮甲倉楮二河志說未詳
通志又云昂喇山在乍雅西北危峻八十里進藏要道冬春多
積雪余按自江卡至乍雅皆東北行乍雅至察木多乃北行昂

喇山爲乍雅至察木多所必經山南雪水皆東流至乍雅大寺前會紅布溝之楚楚河而西南流山北別一水經王卡來亦西南流會色楮河入察木多大河其在王卡之河頗寬過王卡必過此河有大木橋以濟行人昂喇山北有地名昂地卽以山得名也

又按通志所云色楮河源出上納奪經流江卡等處西南流入察木多大河者以今輿圖考之上納奪土司境內惟有布壘楚河上承木魯烏蘇河經上納奪東南流過巴塘入金沙江與察木多大河入瀾滄江者不通且亦不過江卡惟上納奪土司所屬四土司之西有一小水發源於此西南流入匝楚河卽察木康輜紀行

卷之六

五

多之大河南流經乍雅之西境會楚楚河色爾恭河勒楚河諸水南過江卡入瀾滄江是色楮河者卽此水耳色楮與匝楚音固相近也察木多在江卡之北上流數百里當云流經察木多大河南過江卡等處方合志言誤矣

又按今輿圖乍雅東南有水名色爾恭河發源東北西南入乍雅境合江卡東北境之勒楚河西北流入楚楚河卽通志之勒楮河也勒楮河源出乍雅東南在江卡之東北與乍雅西北之昂喇山無涉通志以爲源出昂喇其失遠矣

右乍雅諸河二條

二十日發宣太守書巴塘錢明府寄示耶抄知劉次白中丞引疾鄧嶰筠先生經理屯田事竣授陝撫二月十六日事也

理藩院請修呼圖克圖刺麻源流冊其奏畧曰竊一國家統一寰宇凡藏衛西寧之唐古忒呼圖克圖刺麻內外札薩克各旗之蒙古呼圖克圖刺麻向化輸誠或以功績優著或因經典深通歷賞職名冊敕印信其銜有呼圖克圖那門汗班第達綽爾濟之次序其號有國師禪師之分冊印或玉或銀或鍍金各視其職銜名號大小爲定其圓寂轉世溯查遠年漫無規制遇有報出呼畢勒罕者但憑西藏唐古忒刺麻吹忠辨認是非乾隆五十八年定制於呼雍和宮暨西藏各設金瓶蒙古所出呼畢勒罕由入雍和宮籤名入掣唐古忒出呼畢勒罕由西藏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六

大臣籤名入掣達賴刺麻等俗家不得入掣凡駐札前後藏之唐古忒刺麻達賴刺麻班禪額爾德尼西寧之唐古忒刺麻章嘉呼圖克圖內外札薩克所屬之蒙古刺麻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共一百四十七名彙爲一冊原有敕印可憑者準其補入轉世冊檔無名者悉不準其轉世立法至美且備惟後來奉行未善致雖有敕印而生前未及補入冊檔者有之或轉世後前輩確有敕印而碍於冊檔無名不能補入者有之又或憑其敕印奏準入冊而但於稿內聲明又或冊檔空列人名并無事跡可稽至於其人名下圓寂轉世地方年月僅載一輩其後垂今六十年未嘗修辦前此臣院查出吉勒圖堪尼爾德蒙額那

門汗暨有敕印以遺漏入檔致圓寂後轉世將其敕印追銷不準轉世又四川咨查乍雅呼圖克圖早經入瓶籤掣而實未入檔俱已隨時更正雖覺範與政體難以相提併論要必準情酌理有所依據若不及蚤修輯遇事憑何信守臣等酌議揀例案較熟司官數員請旨派章嘉呼圖克圖會辦詳查原冊定出規條分別應裁應留應補就平日調到各處文冊核對仍飛行前後藏西寧內外札薩克另造全冊送院以免遺漏

右理藩院請修

刺麻源
流冊

本年正月甘肅奏獲青蓮教匪夏長青等湖北亦奏獲教匪陳依精等皆稱聽從四川人李一沅傳教四川旋獲李一沅及其康輜紀行

卷之六

七

老母降箕令其傳徒錄有綾書經句十報十讖三皈五戒之文稱彌勒轉生朱家總教主朱中立在湖北又號八牛教分排次第一等曰內五行爲陳依精彭依法林依秘葛依元等在湖北傳徒二等曰十地在川陝各省掌教李一沅掌四川陝甘爲一等地三等曰一百零八盤分至各省傳徒右見邸抄及四川奏稿先是道光七年四川獲教首楊守一及其黨遣發新疆適有張格爾之亂諸遣犯從軍出力多赦歸至是復興其教幸早破獲狀首惑人者朱中立也若得而誅之使天下知彌勒之邪說爲僞庶愚民知誤否則其徒衆多可勝誅耶蜀中囑匪幾於徧地

其黨日衆雖時有誅懲防緝亦嚴而伏莽終爲可慮况益以教匪之衆若非比歲豐登能無惴慄乎嗟呼盜之爲患自古然矣苟爲上者誠心治盜必先清心寡欲而後可蓋心清則用人公明守令得人盜於何有

右獲青蓮教匪

道光八年張格爾既平伊犁將軍特依順保請裁防兵招民屯田大學士長公議新疆流民多隻身日久不免故絕逃心思欲皆成土著須廣招眷戶庶人戶日增田土日闢當時奏準惟喀什噶爾及巴楚喀爾兩處興屯爲數無多近時議者多及邊外屯田事道光二十四年喀拉沙爾辦事大臣全慶奏原設屯工種地僅止六千餘畝今改招有眷民戶開墾三屯山地共十萬四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八

千畝定界址開大渠每戶承種以二百畝爲率每畝六升五合升科年可徵糧六千七百六十石餘支本處官兵口糧各官加增養廉鹽菜外尚有盈餘存倉其三屯每工設戶長一人具狀保結按畝升科道光二十四年秋後交納如有欠糧惟戶長是問仍令章京均勻分撥渠水各資灌溉喀拉沙爾爲回疆門戶回衆與蒙古諸部落分錯其間地勢雄險惟附近城地當衝遠濶而少人烟今招徠耕民六百三十五戶所種地近往來大路堪爲城郭藩籬平時賴以耕耘有事資其捍衛此後民戶日多氣勢聯絡可以扼南路之衝要壯回疆各城之聲威以上見邸抄全公奏稿摘錄於此全公滿洲正白旗人道光己丑進士刻

三十二日復夜雨達旦胥守備言乍雅夷情刁悍地不生樹木營兵苦乏柴薪惟蕃人自紅布溝以牛糞來市買作薪馬食山草皆給價而後可近有馬偶多食之蕃人遂斷水草二十餘日其不馴如此塘汎之設不過走遞公文不能彈壓也

右乍雅夷

情刁悍

其邊而不封閉於因三番不同

江巴廟前有二碑一爲兵蕃捐修本廟緣起一則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乍雅克察頂江卡昂地駐防衆官兵爲呼圖克圖平滅糧價之頌德碑也其文鄙陋不通敘列漢蕃官銜名稱管理克察頂一帶地方二呼圖克兔羅藏丹巴八管理乍雅一帶地

康輜紀行

卷之六

九

方三呼圖克兔羅藏林欽則是二呼圖克圖分管地方由來久矣不惟有二呼圖且有三呼圖也卡察頂卽通志之卡撒頂三呼圖不知廢自何時

右江巴廟碑

儒者言理術家言數釋氏言因凡事求其理而不得則參之數更推其數而不得則付之因三者若不同而實不相信蓋理主其常反是則變天下不能有常無變也以數推之則可卽常觀變矣數之變有萬而各有所起卽因也以所因究之則可卽起知止矣常變起止可推可究非理乎一理明則數與因在其申矣事勢所必者理也數有千萬而各處其一隨舉其一皆可爲起所起者異卽所止之數千萬亦異尋其一而推之十百千

萬可知非理乎數有盡而理不與同盡因有起而理卽與之爲起故有一而後有萬一卽萬之因也因有外來有自中起聖人不自起因坐以觀變故常主於靜

右理數因

州牧最尊貴始自唐虞諸侯伯之長也後漢時州牧統諸郡邑六朝稱刺史亦在郡守之上其權甚重如今督撫宋時改郡爲州分四等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之別刺史爲下等州狀皆有屬邑實郡守也今之直隸州蓋宋刺史州矣世人書文詩歌中每文其稱曰刺史雖僭而非古猶自有說若今府屬諸州秩雖五品實乃令宰耳不可稱刺史矣今一以刺史稱之非也至如院司公牘中毋論直隸屬州同曰某牧混而無據不更僭之甚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十

乎右州牧

二十三日晴覺拉告烏拉已齊沿山西北行遙望雪山凌霄插漢口占一絕云紫菊花開事遠游黃梅子熟尙悠悠巒山亦自含愁重笏立千峯盡白頭三十里過雨撒蕃民數戶甚寥落又三十餘里上大雪山積雪甚厚一望無際滑險異常人馬數蹶通志云昂喇山上下約八十里進藏要道冬春積雪行者苦之是矣作雪山行曰夏至已過生一陰雪山雪盛愁人心崔巍高下渾莫辨神搖目眩誰則禁馬蹄數蹶骨欲折十人九仆還呻吟千年老鷗不敢過狐兔放膽時追尋日方卓午正騰耀雪光不受相欺侵白雪雖白黯無色惟見缺處杳杳青天靑我聞丹

達之山多雪窟井嘗數丈無其深昔人運餉此一墮數年雪化
軀亭亭官卑未郵名亦沒神廟赫奕猶垂今感念貞魂一灑淚
崎嶇世路徒惺惺吁嗟乎勞人草草古所嘆我歌一闕君其聽
三十餘里下山至昂地雪盡水流漫溢行者苦之曲濟嘉木叅
留頭人於此供應烏拉其倉儲巴谷喜隨至察木多矣右雪

山

行遊而毋分半日遊遊之於林息雨日指之令舟曲曲新嘉木叅

二十四日順山溝西行三十里至噶噶爲倉儲巴彭錯轄地丹
臻江錯及彭錯彭錯達吉各遺業爾倉巴來候呈送土物卻之
過噶噶西上大雪山亂石崎嶇上下數十里極險峻積雪方化
水流漫溢既下沿溝曲折崎嶇益甚自噶噶西北六十里至王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十一

卡河西南流怒濤洶湧頗深廣意卽察木多南來之匪楚河也
王卡南北迂回十數里沿山錫樓蠻寨約數百戶山下沃壤長
河極爲富庶倉儲巴谷喜之轄地也曲濟嘉木叅產此昨過王
卡留四日乃行使谷喜來以其情告谷喜云大呼圖甫行烏拉
須返而供役牛馬疲乏求休息兩日許之令傳諭曲濟嘉木叅
至巴貢勿復留滯也谷喜去巴貢頭人冷中吉來聞不許大呼
圖之留苦懇許以一日

右昂地噶噶王卡

曲濟嘉木叅

二十五日蚤起與丁別駕論近時將帥之廉勇無如陳提督

成者爲作小傳別駕手錄其稿

右陳提督小傳

未至王卡二十餘里水石縱橫入馬行巉巖峭壁下架偏橋以

濟極險隘名老龍溝地多邪祟過者苦觸染蕃僧以二長繩貫溝兩岸小方布書符咒凡數十道懸以鎮之過溝里許蕃民數十戶有佛樓小院頗修整一刺麻於石壁上砌小屋方僅丈於中習靜無梯亦無門惟一小竇十日一次人以竿懸飲食進之老死乃開而火之自此至藏云多有之間藏內尤衆有跌坐巖樹下經數年者月或一食右老龍溝

二十六日曲濟嘉木叅遣告巴貢西即察木多界得察木多書云此行烏拉需五六百不能速集囑其緩進以書來請示許停三日余與丁別駕改以二十九日自王卡啓行書致宣太守告以緩故及傳諭丹臻江錯之事右王卡守烏拉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嚮聞入藏之道自石板溝分路由左貢行十一站可至瓦合寨不由乍雅察木多一路即道光二十一年達賴刺麻入貢之路也自石板溝至瓦合寨大道由乍雅察木多行凡十四站左貢一路可少三站路甚平坦亦不過溜筒之險頃從常行此路者訪之乃得其詳蓋自石板溝分道九十里過大山至鍾玉喜有寨落可換夫馬六十里過山至札喜打桑乃橋名有寨落七十里至薩玉喜無寨夫馬有寨有蠻帳房可任可換夫馬八十里至左貢於此可換夫馬自石板溝至薩玉喜四站江卡台吉所轄也左貢六十里至天通有寨落夫馬七十里至納隆喜無帳房有寨落七十里至奔達有寨落夫馬九十里至曲札有寨落夫馬自左貢至奔達四站左貢蕃營官所轄也夫馬柴草皆其

供應曲札六十里至角達有帳房六十里至葛金有帳房二百二

十里至瓦合寨復歸大道自曲札至葛金三站八宿蕃官所轄

也夫馬柴草皆其供應以上十一站皆達賴刺麻之地惟札喜

打桑鍾玉喜以東有二大山餘皆坦道水東合個人與可駝亦

藏至瓦合取道左貢十一站至江卡復有一路並記於此曰自

瓦合東南行濟仲刺麻所轄黑帳房地一站曰囑井有熱傲三

站曰曲札有熱傲三站曰邦達有大刺麻寺及蠻寨大熱傲四

站曰田都有頭人蠻寨小刺麻寺五站曰左貢有大營官蠻寨

六站曰烏鴉有蠻寨七站曰東達過山有蠻寨八站曰隴行有

小公館次日過小山地名占更換烏拉九站曰角有蠻寨宿此

康輪紀行

卷之六

三

明日過溜箭河十站曰拉窩過小山即江卡矣此一路乃達賴

刺麻每年赴藏買茶大道也通計不及十一站左貢以上與前

一道同囑井即葛金一百二十里至曲札道平一日可至邦達

即奔達也田都即天通曲札至此一百四十里晝長一日可至

左貢以下乃分道六站而至江卡此一路近十餘歲運餉委員

由藏返省皆取道於此以避察木多乍雅之頑悍惟溜箭稍險

人馬懸渡 欽使不便耳十月後河冰凍合則人輿可通亦

可以小舟渡矣 右左貢入藏道里

蕃性犬狼也兩呼圖克圖各用其私人構兵不已屢令文武勸諭之不息判斷之不遵冷中積輩敢阻困回京之大臣肆其挾

制此而不振以兵威其有濟乎夫蠻觸相爭本可置之不問其所以不能置之者徒以川藏孔道臺站所在不可梗阻耳然川藏自有孔道非舍此不通何必沾沾此路哉乍了一路蕃情刁狡難馴自昔已然乾隆中卽有惡八站之稱見於衛藏圖識岳大將軍進兵西藏未由此路至今蕃人不識兵威每年委員解運藏餉臺站更替名爲承應烏拉實貪其利於僱價外更邀賈茶布烟物復有酒錢背手種種無厭每過一站刁索阻延無不苦之皆視爲畏途久矣故文武委員差竣回省多自察木多別僱騾馬由他道至江卡或阿拉塘復歸大道以避乍雅卽民間貨物往來亦不由此路其惡可知矣今若別爲備道則往來官

康輜紀行

卷之六

西

民旣便刁狡之蕃無所挾持卽有蠻觸之爭而道路無虞梗塞彼此控愬或理或否我得操縱自如何致顧忌多端使車僕僕失體損威刁風日熾哉或曰徭役人情所不願也添設臺站其如他道之人不願何曰不然余所言備道者非他固達賴刺麻地也自江卡以西瓦合寨以東別有商賈往來之路旣通商賈豈不可設臺站乎達賴刺麻一蕃僧耳受國家養育之恩予以全藏地優崇之者至矣其土地人民何一非國家天朝所有供此徭役理復何辭且此每年之役皆藏餉賞需初非他人之用卽臺站之設亦皆爲藏地聯絡聲勢國家旣予以全藏之地復設大臣重兵爲之護衛以鎮撫人民捍禦外侮更不

惜歲費數萬

帑金越數千里委員饋運成都以西內而州

縣外則土司為藏地勞費多矣區區數百里之役以藏人供藏用尙何言哉道光二十一年乍雅兩呼圖克圖之衆相爭達賴刺麻貢使即由彼所轄地行矣近年委員如朱錫保武來雨劉光第寶鉞徐賡昌皆自他道回省即商賈往來大道非不毛之地也稍一轉移便利實多若因循仍舊其害無已惟明者察之而已

右設備道議

二十九日王卡啓程沿河北行十數里至熱水塘過河為二胡圖克圖界又北行十餘里至三道橋復為大胡圖克圖界頭人冷中磧在此迎候又北行二十餘里至巴貢地不甚寬石山南康輪紀行

卷之六

五

北對峙察木多大河自此流入形勢險阻如石闕然

右巴貢

三十日自巴貢西北行登大山即巴貢山也河北石山接連四十里石峯巉削高下林立色赭如火焰故土名火焰山過山畧下蟬聯相接為苦弄山乃乍雅察木多交界處也蕃人語風曰弄山高大而多風行人苦之故名苦弄又山多石穴望之如窟俗遂訛為窟窿山矣此山又四十餘里乃至包墩陟降崎嶇較巴貢山尤為陡峻誠如圖識所云終日蹀躞於荒山者也惟云多偏橋未見蓋數十年來情形改變矣

按苦弄山又名窟窿山見衛藏圖識而四川通志無之惟有魚別喇山在察木多西南接乍雅巴貢界或即此山然云不甚險峻上下約二十五里似又不同

苦弄山

二山

星之有文昌也古矣神之有文昌也始於近代經生家多著論謂文昌六星本司祿命非世所傳之梓潼神也徵引古書其說甚辨余謂考古之學自不可少而天人之理實不可誣人本二氣五行所生其始未有非二五之精者也精則明明則神神之與星一物耳星之精氣可降生而爲人人之精氣何不可上升而還爲星乎傳說殷相也歿爲箕尾之星梓潼神歿升爲文昌之星亦猶是耳化書所云雖若怪誕然人物死精氣不散感而復生實陰陽變化之理不可以三生之說出於釋氏而誕之也精氣本體無人物之可名其感而生也可以人亦可以物世儒惟知貴人賤物獨不思人有貴賤當辨其賢愚不可概以爲貴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六

猶之物有貴賤當別其靈蠢不可概以爲賤乎桀紂操莽有何可貴麟鳳龜龍豈可言賤人爲桀紂操莽之行則卽豺狼蛇虎之心也人其形而豺狼蛇虎其心戾氣所聚雖死不散感而復生各以其類烏能不爲豺狼蛇虎乎此不必有地獄之神罰之殛之也自爲之也物有麟鳳龜龍之德則卽聖賢豪傑之心也物其形而聖賢豪傑其心秀氣所鍾死亦不散感而復生亦從其類何必不爲聖賢豪傑乎此亦不必有天曹之神賞之命之也自爲之也然而實有神焉賞罰之而殛之命之何也天地無心而有主宰天地之神聖人無心而有主宰人物之君人物之賢愚靈蠢能自爲之而世運之治亂隆污人運之盛衰修短不

能自爲之必有司其權者而後整齊畫一人物以之而定否則散而無統大亂之道也故人所能自致者身心之善惡耳所不能自主者名位之貴賤氣數之修短也人貴其德本有可貴其位之理人善其心本有可修其數之理而不必盡然則司其權者別有道焉非人所能知而亦不必知之矣文昌之星司人祿命天星也可以人神爲之人惟自修其德安知異日不可爲神不可爲星哉不强其志不究其理徒執書傳一言妄爲辨難此亦泥古之過也六月初一日駐包墩丁別駕言梓潼縣文昌神廟事記此

右文昌星可以人神爲之

天下事物莫不有所由來由來者事物之本原本原卽道也事

康輜紀行

卷之六

七

物可見本原則或見或不見智者明其理愚人泥其跡愚者多智者少道之所以不明也六經自秦火後賴漢儒傳之經傳卽聖人之道以傳漢之大儒伏生歐陽申公董仲舒大小夏侯后蒼二戴孔安國劉子政鄭康成賈逵服虔粗明聖道顧所講說訓詁詳於名物度數而簡於道理者道德性命之精微卽寓於名物度數之中上智者可卽此而見且名物度數之事古人童而習焉目見而身用之其學之也易後世三代法物皆不可見惟於方策是求其學之也難窮年畢世卽粗者猶不能盡曉況其精微者乎有所及則有所不及非謂道德性命可不必事事也此數大儒者其於性命何若吾不能知固皆身蘊道德矣迨

孔光張禹劉歆馬融輩但以傳經爲業不以道德爲重乃至身附篡逆猶自詡通儒是大叛乎聖人而爲王者所必誅矣由不知道德性命爲所當事也及乎宋世諸大儒出深有以明道之本原知聖人著述六經之旨固欲以治人善世非如有司之徒存其器典守其法也名物度數漢儒旣已詳明學者可以考索而得惟道德性命之精微漢儒有所未及故以其身所究明者闡發以示後人自是六經之旨乃明聖人之道乃備矣學者由漢儒所傳有以觀聖人之跡復由宋儒之說有以得聖人之心是兩代大儒皆吾父師也近世諸人因宋元明以來習漢儒之學者少從事於此妄自夸詡遂欲蔑棄宋儒矢口誣毀又以宋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六

儒之學皆修身齊家正心誠意之事不敢昌言攻之也思宋儒所專精用力者無如四子書三尺童子無不習之則曰大學中庸本出戴記當還其舊若謂此不過數十篇中之三篇耳欲行其眩博矜奇之說則以聖賢切實精微之旨雜置繁文度數中使人厭棄之然後得自顯其長是其用心全爲自矜自炫之私初何嘗爲聖人之六經及世道人心起見乎由其陷溺已深見宋儒之說有大不便於己故爲邪說以排距之然民有秉彝好是懿德天下何能受其欺乎

右事物本原於道

初二日夜雨達曉未已包墩沿河西北行過小山二大山一偏橋險峻崎嶇難行復值雨滄人馬苦困六十里乃至猛卜雨猶

未已察木多文遊府藏委會辦乍雅寨之謝都闡及糧務高明
府均遣人迎候

右包墩猛卜

初三日西北登山愈形險峻汎卒曰猛虎山也上下三十里有
地曰小恩達以察木多北去二百餘里有恩達寨也又曰柳林
子察木多之北數十里有大柳林乃呼圖克圖避暑所蓋蕃僧
稱其園皆曰柳林也有蕃人數十戶復上山陟降三十里乃至
察木多

右猛虎山小恩達

察木多通志云在布政司西南三千五百二十五里東至包墩
界一百四十里西至牛屎溝界三百九十里南至結黨北至隆
慶界又云察木多在乍雅西北卽古康地古稱前藏一名喀木
康輪紀行

卷之六

九

界通川滇其北河有四川橋南河有雲南橋江巴林寺係江心
濯結所建寺北水名昌河寺右水名都河故又名昌都昔屬闡
教呼圖克圖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討西藏頒正呼圖克圖印
信其文係闡講黃教額爾德尼那門汗之印清字蒙古字夷字
三篆住坐察木多大寺其副呼圖克圖住坐邊壩之西甲喇大
寺有昌諸巴

衛藏圖識
作倉儲巴

五家札聰所管大小寺院五十座今按

察木多正副呼圖克圖有四皆住昌都大寺內倉儲巴有二一

正一副

和泰庵西藏賦云察木多三藏之一喀木名遙自注西至類伍
齊二百二十里南至結黨北至隆慶昔屬闡教胡圖克圖康熙

五十八年頒給帕克巴拉胡圖克圖諾們汗之印亦係三譯篆文曰闡講黃教額爾德尼第巴諾們罕之印其二胡圖克圖號錫瓦拉三胡圖克圖號甲喇克大小寺院五十座刺麻四千五百名蕃民七千六百餘戶其俗崇信浮屠生子半爲刺麻其地則層巒疊嶂怪岫奇峯乃西藏之門戶古所云康云喀木者卽此合前後衛爲三藏俗名昌都也其投誠蕃地隸之者二十處

右察木多二條

舊通志云昂楮河在察木多左源出中壩因通雲南亦名雲河雜楮河在察木多右源出九茹因通四川亦名川河二水合流入雲南界今按川河在左雲河在右舊志誤也西藏志云裏角康輪紀行

卷之六

三

大山積雪五十里離瓦合一柱拉三日過山至昌都二日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爲重地兩山環抱左右有大木橋東走四川南達雲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扼要之區余按察木多大寺今在山上南嚮其山自西北來開大嶂寺後屏開三疊左右雙峯聳峙中出一支迤邐而下二里許如龍飲水左右二河自山後環抱而來交會山前其外高山四周形勢非常昔岳大將軍見而惡之駐軍山上移刺麻於下斷其山脈而還之今山上刺麻數千山下土城爲遊擊戍兵及糧務駐所城外蕃民四五百戶漢人貿易者數十家與蕃雜處

又按一統志瀾滄江二源一名匝楚河一名鄂穆楚河皆發源

於匝坐里岡城西北俱東南流至匝坐里岡城東北三百餘里
察不多廟前二水合流名拉楚河又南流九百餘里至雲南塔
城關西入麗江府界爲瀾滄江經永昌順寧蒙化景東諸歷阿
瓦國老撾地入交阯界注於南海然則此山前左右二河來源
皆千餘里而交會無怪昌都形勢獨勝也通志昂楮河卽鄂穆
宜楚雜楮河卽匝楚也

右昂楮雜楮二河合拉楚河二條

蕃人相傳察木多之大呼圖克圖爲明建文帝轉世雖無稽足
見當時天下憐建文異域亦久而不忘也感成一絕云異代興
亡殘骨肉千年遺憾託浮雲長陵抔土空神武西域人猶愛建

文

右建文帝爲呼圖克圖

康輜紀行

卷之六

三

宣太守言兩次檄調丹臻江錯四倉儲已不至今使人三路召
之且使紅教刺麻勸其來因諭兩呼圖曲直以丹臻江錯爭權
奪卽爲非余曰蠻夷政教與中國殊自古不繩以法惟因俗羈
縻而已然曲濟嘉木叅以蕃僧受印敕安撫教化是其職也不
能安撫其下致衆畔散身自出亡已非 國家設那門汗安

撫蕃黎之意况乍雅不責貢賦惟供大道烏拉之役使者往來
復子僱值而任其屬蕃多所邀索時阻王程人皆視爲畏途比
反多取道他塗避之 國家安用此那門汗爲耶彼自不德

衆叛出亡

朝廷不討其罪數遣王官勞費遠涉爲之調輯

安撫十年不能定猶不自反敢令屬蕃阻留大臣五十餘日要

求無狀此去叛逆一聞耳丹臻江錯護印與羣倉儲巴訪諸牧
堅之中收養及歲送藏學經迎回授印以爲那門汗曾何負於
彼而反以爲怨耶如有爭權奪印之心則不收養送藏迎回授
印矣且丹臻江錯護印理事乃大臣奏請印已交還何猶言奪
至五倉儲巴之放則四朗江折本曲濟嘉木叅自放谷喜白瑪
奚彭錯達吉皆在丹臻江錯護印之時彭錯則以其叔倉儲巴
阿札有功於曲濟嘉木叅許以其姪接充後復從乍雅營官捕
盜被殺故使爲之丹臻江錯初何嘗爭其權乎

右乍雅兩
呼圖克圖

曲

直取食米爾西商賈爲益巴南會之

後藏之西爲阿里其西北界近底穆岡城東有拉達克城本一
康輜紀行

卷之六

三

小部落也東西境長一千五百餘里北至葉爾羌十八站西北
爲克食米爾西南爲森巴南爲哲孟雄洛敏湯廓爾喀又西南
爲披楞其西境內有茫玉納山自茫玉納山以西有地曰補仁
又西曰達壩噶爾又西曰雜仁又西北曰堆噶爾本又西北曰
茹妥皆拉達克之地堆噶爾本產金玉輩達賴刺麻盛時奪取
此五處拉達克不敢較道光十年有張格爾餘黨自葉爾羌逃
至其地拉達克酋長擒獻賞五品頂戴又嘗入藏禮達賴班禪
後爲西界外野蕃森巴侵佔其地走唐古忒求救駐藏大臣拒
之弗納拉達克怨反投森巴誘之寇唐古忒欲復茫玉納山西
故地森巴者其部有三最大而遠者曰然吉森次曰索熱森曰

谷朗森道光二十一年索熱森酋俄羅斯爾遂因拉達克來侵藏
遣噶布倫往禦卒少不勝補仁五處皆爲所奪大臣以聞
發唐古忒大兵勦之森巴勇悍善鎗箭銅礮而不耐寒藏有紅
教刺麻宜瑪湯者能誦經祈雪深數尺森巴大凍唐古忒乘雪
以連環鎗進攻森巴大敗陣斬俄羅斯爾擒八百餘人盡復所奪
地追至森巴界河而營督唐古忒兵者噶布倫策墊奪吉戴琿
比喜也俄羅斯爾之妻率衆繼至聞敗大懼然吉森以爲俄羅斯爾
之勇猶陣亡又森巴得唐古忒營中護法神像忽自行動大驚
乃使人請和未成決河水淹唐古忒營兵皆走依山策墊奪吉
比喜單騎入森巴營責讓之森巴乃奉約而退還所侵拉達克
康輜紀行

卷之六

三

地以處其酋

右拉達克誘森巴犯界

十五日藏委曲琿堪布增卓堅叅及卓尼爾阿旺改桑至察
木多會辦乍雅事曲琿堪布者職司經卷堪布中爲第五等卓
尼爾則爲達賴供奔走傳宣者

右藏委堪布卓尼爾

前藏西南小部落名哲孟雄西南鄰廓爾喀南接披楞去後藏
之帕里三日程北至江孜三百餘里又北一百餘里卽札什倫
布舊屬廓爾喀乾隆五十七年廓爾喀平後修好於唐古忒貢
服

王化人强健而地小素畏披楞其通披楞之處中隔大
山有道一綫僅容羊行天生險隘也藏人言近爲披楞鑿寬此
道設卡其上哲孟雄不敢較蓋披楞欲窺西藏爲廓爾喀所阻

哲孟雄路近而小弱故思取道於此

右哲孟雄聽
披楞通道

康輜紀行

卷之六

十四



Handwritten mark or character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locat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康輜紀行卷之六終

黃恩東書於此

黃恩東書於此

自察木多以西地皆達賴刺麻遣蕃官管理部落大者曰類伍齊一作類烏齊在察木多西北爲草地入藏徑道有紅教呼圖克圖住坐大寺康熙中

賜印文曰協理黃教那門汗之印

清文蒙古唐古忒三篆有土城其眾刺麻皆居城內所部蕃民多黑帳房居土房者少去四川布政司三千七百四十五里次日洛隆宗一作羅隆宗在布政司西南四千一百一十五里其地有嘉裕橋爲藏鑪通津潞江在其城東北六十里蒙古名喀喇烏蘇蕃名鄂宜爾楚其下流爲潞江又作怒江又有匝楚河在其城東北一百六十里其下流爲瀾滄江次日碩般多一作說板多一作蘇班多一作舒班多在洛隆宗西去布政司四千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二

二百七十五里乃青海之捷徑也築土鑿石爲城枕山臨河僧眾蕃民皆在城內建房屋以居次日達隆宗在碩般多南卽邊壩又名實巴去布政司四千五百五十五里有沙工喇山在其西崇峻上下八十里相連魯工喇山平衍八十餘里通志云二山冬春每積雪難踰衛藏圖識作魯貢拉山云峭壁摩空一小溝蜿蜒上下夏則泥滑冬則一冰雪槽行人拄杖魚貫而進又有丹達山上有雪城路徑奇險在魯工拉山東十五里相傳康熙中有雲南解餉官過此墮雪窖中沒爲山神靈異土人祠焉今過山者必虔祀之否則冰雹立至成都府城及入藏一路多丹達王廟其靈異可知矣當時微員歿於王事竟未以聞蒙

郵典無有知其姓名者乃自以神顯可慨也次曰拉里一名喇里在達隆宗西北通志云察木多與西藏中通之咽喉也林拉一山爲喀喇烏蘇大道直通青海昔準噶爾車零敦多布侵藏此地有黑刺麻僞稱河州刺麻迎大兵爲嚮導陰截軍餉定西將軍噶爾弼遣副將岳鍾祺擒誅之別使刺麻治其地仍隸西藏至今服役極恭順矣地去布政司五千二百八十五里拉里大山甚危峻上下二十餘里四時積雪大寺在山之屢通志云山勢如龍前後左右俱極險峻惟右有路盤旋而上建大寺設大刺麻一人掌之眾刺麻皆在山上蕃民住土房者十餘戶居黑帳房者百餘戶次曰江達卽工布在拉里西南通志云有三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三

星橋甲桑橋二水會合之地乃東西要津所轄之章谷并鄂說與疊工接壤又北通西海之要隘也瑩謂此西海當卽青海也準噶爾昔侵藏地工布人民堅禦之敵不能入衛藏圖識所謂憑山依谷形勢險要者是矣地去布政司五千七百三十五里類伍齊拉里外洛隆宗碩般多達隆宗江達設熱傲或碟巴掌之以供賦役江達以東山皆險阻以西惟鹿馬嶺雖高約四十里而平易不險無復冰雪峻嶒怵心劇目者矣圖識云墨竹工卡正北接察木多草地之路其水西流至藏卽藏河也水驛有皮船四十里至拉木余按定西將軍平西藏疏所云進據墨竹工卡準噶爾堆木品宰桑堅守噶爾招毋倫渡之兵皆遁此渡

卽藏河也招毋一作招木一統志稱噶爾招木倫江墨竹工卡
會典作墨竹宮

右類伍齊洛隆宗諸部

水道提綱曰雅魯藏布江經楚舒爾城南又東南至日喀爾公
喀爾城北有噶爾招木倫江自東北合諸水西南流經衛地喇
薩來會疑卽古吐蕃之藏河也噶爾招木倫江源有二一曰米
的克藏布河出墨魯公喀城東北三百里米的克池西南經蓬
多城東北而西南一源來會曰達穆河出蓬多城東北二百里
之查里克圖嶺二源既合乃名噶爾招木倫江又東南流受西
來二水之合東註者又東南折而東流受北一小水又東折而
南而西南百里又折而東北數十里經傲那廟北又東乃折而
東南受東來岡噶拉嶺水乃西南流過鄂納鐵索橋又南經墨
爾公噶城西又南折而西曲曲百餘里經噶爾韋廟北又西經
第巴達克城南又南稍西有一河西北自溫主普宗城合三水
東南流來會又南數十里經得秦城北又折西流曲曲經刺薩
之南卽唐時吐蕃國都今爲達賴所居也伊克詔廟有長慶碑
西北有庫庫石橋噶爾招木倫江又西北流十餘里至董郭爾
城東南受東北來一小水又西南流數十里經日噶牛城北有
羊巴尖河合楚普河自西北合四大水東南流三百餘里來會
又南流八十里折西南流受西北來二小水又西南經楚蘇拉
城東南又西南至日喀爾公噶爾城之北而雅魯藏布江自西

康輶紀行

卷之七

四

來會雅魯藏布江即大金沙江見前

右雅魯藏布江即藏河

又曰金沙江者一統志云古名麗水一名神川一名犂牛河今蕃名木魯烏蘇一名布賴楚河又名巴楚河源出衛之刺薩西北八百餘里有山形如牛蕃名巴薩過拉木山譯言乳牛也水出山下名木魯烏蘇東北流九百餘里至那木唐龍山北轉東南流八百餘里入喀木

即察木多

境名布拉楚河又南流少西八百餘里至巴塘西六十里名巴楚河又轉東南流六百餘里至雲南麗江府界爲金沙江自麗江府雪山之北折而東南經永北武定二府至四川會川衛西南入四川界與打冲河合折東北經東川府西馬湖南至敘州府與川江合自發源處至入內地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五

流四千餘里受大水數十小水無數水深流急沿江烟瘴最多以江出沙金故名唐書南蠻傳貞元五年南詔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遂斷鐵索橋溺死以萬計又西域傳多彌木西羗屬吐蕃號難磨濱犂牛河土多黃金又地理志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犂牛河渡籐橋百里至列驛明一統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界犂石下名犂水訛犂爲麗梁周嗣興千字文云金生麗水則其稱名久矣流經巨津通安寶山三州按犂石者以其石如牛也其水因之得名故有犂牛之稱舊志謂此卽古若水不知若水卽今鴉隴江其下流名打冲河非金沙江也或謂此卽繩水按水經註若水逕越嵩大笮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

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亦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於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禡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今金沙江下流正與打冲河合其說似之唐樊綽以麗水爲禹貢之黑水

瑩按麗與驪古字通驪黑也故樊綽云爾

云與

瀾渚江合東入南海程大昌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合雍梁二州疆境然今金沙江自與大江合不入南海非黑水也明僧宗泐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蕃人呼黃河爲抹處犂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犂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今自黃河源至金沙江源僅三百六十餘里中隔巴顏喀喇山河源在山之東金沙江源在

康輔紀行

卷之七

六

山之西南宗泐之言與今源合必力處卽布勒楚聲相近也又徐宏祖溯江記源云禹貢言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之水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宏祖蓋以金沙江爲大江之正源前人已有言之者第非出於周覽故其言雖是而未能條析凡水之源必以遠且大者爲主而近者小者附之金沙江自發源歷雲南至叙州府行七千里始與岷江合較岷江之源遠三四倍大亦倍之昔人守禹貢岷江之文不敢別有異辭然岷山特導江所始非卽江源猶導河積石非卽河源也以今考之江凡三源最遠而

大者莫如金沙其次則鴉隴又其次則岷江三源金沙最西中
為鴉隴東為岷江鴉隴江流至四川會川衛西先合金沙江金
沙江流至叙州府又與岷江合斯為大江也按徐宏祖所言江
源考之輿圖頗得源委至云河自崑崙之北江自崑崙之西則
以巴顏喀喇山為崑崙以星宿海為河源不知崑崙在何部極
西河源初發在葱嶺和闐諸山其南境與阿里地之岡底斯山
相接按岡底斯山在阿里之東北境東距後藏札什倫布一
千五百餘里東北去和闐一千五百餘里中皆沮洳之地
有巴哈伊克二池池即湖也其旁小池甚多巴哈池北有札克
安巴山伊克池西有珊瑚布哈山皆阿里境內北入和闐過大
戈壁為尼莽伊山其東散漫之水無數與巴哈伊克
二池旁小池水皆忽見忽隱意皆古所謂星宿海也計其道里
在金沙江源之西尚四千餘里巴顏喀喇山正當大河伏流重

康輶紀行

卷之七

發之地故所云非江源短而河源長者未及見今日輿圖沿舊
說而云然也明僧宗泐所言亦同此誤今辯正其說如此

沙江源

石金

西域間見錄云土爾蕃哈拉和卓城即漢都護班超駐劄之所
又西南五百餘里為賀卜諾爾城賀卜諾爾者即世傳黃河之
源星宿海也自闡展西至和闐四五千里之南自和闐南至後
藏四五千之東周廻萬里皆星宿海之海渺無人烟閒有道
途非戈壁即泥淖直峯側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或如鏡懸或
如瀑布或錯落散布而來如星之躔度或萬點湧地而出如珠
之走盤水色赤黃數其泉不可以萬千計派流莫考沮淤無垠

無一非夾淤夾沙洶湧旋流之水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滙於賀卜諾爾爲黃河極大之湖潑洞渟滯旋轉而伏其東其北皆峻嶺高峯以障蔽之數百里出山始見

黃水一縷

瑩按爾雅河出崑崙墟色白其川色黃川指出山言正興此合

自山下湧出如溝渠

耳東北流入中國卽黃河也有回村二處皆名賀卜諾爾各四百百家其人不耕不牧惟以魚爲生瑩按漢書及元史所言河源皆不誤至

本朝其說益明魏默深曰河源出蔥嶺行數

千里始滙于羅布淖爾卽古蒲昌海是淖爾但可謂河之委非河之源也七椿園謂和闐後藏之土魯蕃周廻萬里皆星宿海者約畧之辭實止二三千耳爾雅謂河出崑崙墟墟者虛土

康輶紀行

卷之七

八

無人之稱卽所謂非戈壁卽沮淤也河源始崑崙至此散見故謂之出及再伏地出山一縷東北流入中國則謂之川乃知古經簡明精確不可及也因江源併及河源備記之

右黃河源

漢成帝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至張禹家帝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對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此佞臣假經術以欺人主附和大姦致成篡國之言朱雲所以請尙方劍斷其頭也乃近世儒者輒謂性與天道子

貢所不得聞而譏宋儒言性理之非是其所爲經術者亦張禹之徒以爲取富貴之具耳始自公孫宏以明經致富貴其後紛紛誦六藝以文姦言致禍極於王莽可不懼哉

右張禹附王莽詭言天道

或曰鄭裨竈言災異有驗而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爾竈焉知天道子產之言是亦張禹所本也烏得而非張禹曰此所謂似是而非者也子產固云人道爾矣其意蓋在盡修政事不欲以元遠之言惑世誣民也故雖以言折裨竈而繕修火具以防火災則未嘗不心善其言而從之也政事旣修人道可回天道故鄭亦不火此修人道之驗豈天道之無憑哉成帝之世天道卽云難知人道之失豈不彰著王氏之擅權後宮之邪嬖主德之康輶紀行

卷之七

九

淫昏何一非失政之大者禹爲師傅不一正君之非天旣屢示災變復爲姦佞之言阿私罔上此並人道而不知與子產若水火之異何得援以爲說乎張睢陽罵賊曰未識人倫安知天道吾子張禹亦云

右子產言天道人道

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問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彊爭以是久安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彰主之過有所舉薦惟恐其人聞知沈日歸休燕語不及朝事此史臣稱光之言也後世稱賢相者多以此爲法而明人非之謂爲不忠不直巧佞成性其削疏藁正欲自蓋其讒諂耳光當時位太師在王莽太傅上嘗稱疾不敢與莽並莽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

后旨風光令上之莽睚眦莫不誅傷光疏如是猶有人心乎宜其不令彙見於天下後世也余謂光希外戚權臣之旨苟合如是史乃稱其不希上旨苟合耶及罷丞相免爲庶人哀帝使董賢私過之光下車拜謁以是負緣復相與董賢並爲三公及哀帝崩董賢自殺則又希太后旨舉王莽爲大司馬卒成篡逆烏在其舉薦惟恐人知耶漢史所言殆光自言之以欺人耳然本傳但著其美而散見其惡於他傳蓋史法也後世人但見本傳猶以爲師法者徒取其謹慎可保祿位而免禍耳夫身爲大臣表帥百僚不思守義持正盡忠匡輔國家而孔光是法徒以保祿免禍爲心非孔子所云患得患失之鄙夫乎幸逢聖世得全康輶紀行

卷之七

十

終始亦淺之爲賢矣不幸而主非聖明其又何所不至哉

右孔

光巧
佞

吳薛瑩入晉爲散騎常侍卒陸喜論之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閒乎余謂陸喜之言善矣然當時吳臣張悌以身殉社稷諸葛靚不受晉侍中之拜終身不向晉朝而坐此皆仗節守義不愧臣節者喜不及之是其論猶未盡吳國之士也豈喜視守義仗節尙不甚重耶抑有所諱耶益嘆朱儒名教

之功繫於天下萬世者大矣

右陸喜論吳士不及張葛

燕梁琛使秦符堅欲留琛不可及還燕慕容暉收繫之符堅入
鄴釋琛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爲身禍可謂智乎琛曰臣聞
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懼見死不避以狗
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雖知之尙不
忍爲况非所及耶余謂孔子繫易有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之言後世莫不以見幾爲知於是愛名德者以去位爲美好功
利者以望氣爲先庶幾易中之一端矣然聖人無適無莫義之
與比似不如是也易本文之上固云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其知幾乎下文又曰介如石焉宜用終日斷可識矣一則曰不

康輶紀行

卷之七

十一

諂不瀆再則曰介如石不終日聖人之意固謂君子有確然堅
貞之守以爲上交下交之用非教人巧爲趨避也作者用事能
斷之謂亦非必超然遠舉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豈如後世之云乎如後世解易正梁琛所謂心達安危身擇去
就不顧家國者耳夫爲人臣子心懷去就是有貳心也豈所云
介如石者乎其言不終日者何也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君
子既有見於吉凶之幾則先事豫防沈謀有斷毅然行之確乎
其不可拔孟子亦云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此不終
日之說也後人之解但以趨利避害爲言恐與聖經相背若不
權之以義豈所安耶且卦辭文王所作爻辭周公所作而文王

見囚羸里周公見謗流言一聖人豈不見幾者哉惟能知吉凶之義斷然行之以貞而吉所以爲聖又如孔子明知道之不行而栖栖天下當時隱者皆不謂然惟子路知夫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聖賢立教垂世如此梁琛之言其善讀易者乎

右梁琛善讀易

秦姚興使韋宗覘秃髮侮檀侮檀與論當時大畧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余謂雄才大畧本於天授此不可學而能也然自古以上智之姿猶不廢學者聖人之道大中至正損有餘補不足苟恃其姿質而自縱焉何能善其終哉孔子曰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三

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者有以夫韋宗之言書生之見耳未爲能覘國也宗歸甫五年侮檀爲西秦襲滅被執死議論縱橫果足恃乎

右韋宗未能覘國

紅教刺麻有法術能咒刀入石復屈而結之又能爲風雪役鬼神非虛也然自屈服於黃教蓋黃教惟誦經典習靜禪坐不爲幻法而諸邪不能侵之故蕃人雖愚其敬黃教尤在紅教之上此佛圖澄所以不如鳩摩羅什而鳩摩羅什又不如達摩也然藏中達賴刺麻及班禪額爾德尼僅以清心無漏爲轉世法他無異處其轉世亦在可知不可知之閒如來上乘似不爾也駐藏大臣以那門汗阿旺札布巴勤楚勤齊木不法革遣之達

賴尚幼訪於班禪以成其獄失蕃人心及班禪返後藏蕃人敬
禮大衰班禪泣而悔之乍雅大二呼圖克圖既以搆兵結訟類
在齋之大二呼圖克圖亦以爭權不睦西方之教不亦衰甚矣
乎 右黃教紅教之異

秦姚與命羣臣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
可謂世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手將來
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興言是
也然國家之興亡盛衰自有其運人才之屯否通塞亦有其命
求之而不遇者多矣况無求才之誠復無知人之鑒乎至若勸
延以阿順為賢宰相以直節為忌羣小盈庭人才野伏斯又干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三

古之所同病矣王褒之頌豈易言哉 右姚輿論人才

會典西藏之地有四一曰衛一曰藏一曰喀木一曰阿里凡轄

六十餘城拉擦印喇居諸藏之中又名中藏至京師萬有二千

餘里後藏在前藏之南當作中至京萬有三千餘里喀木在衛

藏之東至京九千餘里阿里在衛藏極西至京萬有四千餘里

余按今輿圖西藏之東界為江卡即達賴刺麻所轄然中隔乍

雅若論形勢當以察木多為藏之門戶以其地本古之前藏東

達四川南達雲南也東至四川打箭鑪二千六百餘里南至雲

南維西中甸不過一千餘里是雲南近而四川遠矣故察木多

食雲南米而川米不至 右西藏門戶

一統志藏內三十一城量地大小人之多寡各設宗布木一
人管理民事五戶出一兵每馬兵二十五人步兵二十五人設
一丁布木轄之其兵多之地一城有數十丁布木者凡人馬糶
糧器械皆按戶均派有用時傳集事畢仍爲民其東北與青海
諸部接界處喀什烏蘇設一堪布刺麻木魯烏蘇設一蒙古等
柔供應往來使者馬匹鄉導及文移郵遞余按今內外土司之
地猶皆古制兵民不分故兵多而費少觀於西藏可知其大凡
矣

右唐古忒兵近古制

明史西域烏斯藏傳稱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
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土臺外僧有食肉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丙

娶妻者余按此云無城郭今一統志有三十一城者志于喇薩
城下註云本無城有大廟土人共傳唐文成公主所建今達賴
刺麻居此有五千餘戶所居多二三層遇有事卽保守此地其
餘凡有官舍民居之處於山上造樓居依山爲塹卽謂之城余
按今自打箭鑪外蕃人所居蠻寨皆累石爲墻架木爲樓二三
層人居其上牲畜在下明史所云大土臺者卽山阜也衛藏圖
識云去西藏五里此云西藏謂刺
薩之大詔寺也平地突起雙峯一爲布達拉
建金頂大寺達賴刺麻坐床於此一爲招拉筆洞建樓房二所
係有行刺麻靜修處中建一塔峯蠻蔚秀梵宇清幽西方勝境
也據此所言卽明史之土臺上僧矣惟所云無刑罰兵革鮮疾

病則不然兵革見前一統志圖識云西藏相沿蕃例三本凡四十一條刑法甚酷大詔旁有黑房數間拘繫罪人不論犯法輕重皆禁於內繩縛四肢以待援法爭鬪死者屍棄水殺人者罰銀錢入公爲屍親誦經或牛羊若干無則縛水中籍歿其家搶奪劫殺者不分首從皆擬死或縛柱施以鎗箭較射飲酒死則斬首懸示或送狍獢野人食之或送曲水蝎子洞令螫之若攫人財物則監禁倍數比追完仍抉目劓鼻或去手足犯姦止罰銀錢量其貧富或責釋無男女皆褫衣責於市亦有枷號者又云西藏醫名厄木氣其藥與中國異或購自西洋不炮製閒用丸散遇病亦診視而後用藥其診視以左手執病者右手右手執病者左手一時並診疾重始然若小疾以酥油通體塗之曝日中陰晦則覆以絨單燒柏葉薰之病無輕重必延刺麻誦經或朱巴祈禳朱巴道士之類也或令童男女唱佛曲祛之百餘年來與明史之言不同如此

右明史烏斯藏之非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五

刺薩內寺廟甚多其最巨者爲大詔在刺薩東南面臨藏江蕃人又稱爲老木郎圖識云建自唐時周圍樓閣及殿宇瓦葢飾金中塑佛曰覺釋伽摩尼云自唐初侍公主來藏年十二成佛或云鑄自中國左廊有唐公主吐蕃贊普同巴勒布國王女像其內神佛萬計一統志作伊克招廟云蕃語謂大爲伊克廟爲招猶言大廟也有唐碑在大門外之右刻唐長慶初與吐蕃會

盟文至今完好圖識云大詔前有唐碑二一爲德宗盟碑一爲穆宗盟碑卽世傳長慶碑也今惟德宗碑文尙存然亦剝蝕不可讀矣蓋圖識在一統志後故云而一統志以存者爲長慶恐悞大詔北半里爲小詔圖識云蕃名刺木契亦唐建宏厥壯麗不亞大詔中塑佛曰珠多吉一統志作巴漢招廟云相傳贊普所娶巴勒國女所建巴漢譯言小也此二廟內刺麻二三萬人又有別嶧寺在刺薩西十五里內有園亭乃達賴避暑之所刺麻萬餘大堪布一僧官二理之甘丹寺在刺薩東五十里甘丹山相傳宗喀巴成佛處有土城壯麗如大小詔大堪布掌之木轆寺在大詔東爲諸僧習經之所西有經園刊布經文色拉寺

康輶紀行

卷之七

六

在刺薩北十里依山建金殿三達賴歲至講經刺麻三千餘人俱於寺旁石室中居桑鳶寺在東南與甘丹寺近樓閣經堂佛像俱裝金與大小詔相類刺麻數千內奉漢壽亭侯神像云唐以前地多怪異爲害神除之始安因建寺祀焉多機札古寺附近桑鳶在渣羊宗山巔高二千餘丈梯而上有石穴內白土可餐味如糝粳食盡還生其穴須然火入後有一海惡人至此必墮蕃不敢近有噶瑪霞寺又名垂仲殿一作吹忠譯之異也在大詔東半里許神像猙獍內居護法垂仲其人裝束如刺麻而有妻子世傳其術蓋巫之類也每月初二十六日下神金盞雞羽背插五小旗白哈達纏身虎皮靴手執弓刀登壇爲人判吉

因輒應出則從人裝飾鬼怪旗鼓導引各大寺皆有垂仲或亦以女爲之佛地有此蓋猶沿紅教之詭異而達賴亦藉之以驚愚俗無怪蜀中巫覡之多也

圖識云前藏拉撒譯言佛地也羣山朝拱碧水環流阡陌腴饒經塗平衍其西突起布達拉一山梵書云普陀山有三布達拉其一也奇峯聳翠飛閣流丹靈秀所鍾遂成勝境而峯巒相向

則有招拉筆洞爲之輔山前浮圖鼎峙山後湖水清漪稍北爲祿康挿木在布達拉後有一池約四里中建八角琉璃亭又名水閣涼亭中建水閣登覽者濟

以舟風景絕佳由詔而上布達拉有琉璃橋下水勢浩瀚曰

噶爾招木倫江即藏江部民夾岸而居具豐樂之象江水澄澈有

康輔紀行 卷之七

七

綠松石翠色欲滴頂若盃盃淘泥掘石則身大如象不可取玩也山之東五里許有大詔寺金碧璀璨其後毘連者曰小詔山之南七里許按此兩字誤當作山之東北有札什城漢兵居焉其色拉別蚌

桑焉甘丹諸大寺或近效其靈或遠挹其秀而又有宗角卡契圍經圍諸勝錯綜其間爲達賴往來遊憩地春冬桃柳松柏相

映自然梵宇花宮不亞中土 右刺薩內寺廟二條

南北朝謝晦爲晉右將軍自彭城還都賓客輻輳兄瞻爲中書侍郎驚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入歸趨乃爾豈門戶之福耶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晦佐命宋朝位任益重瞻愈憂懼過病不瘳而卒遺書以啟體幸全無憾勉晦爲國爲家余謂此

懼貴盛驕泰爲門戶禍賢矣瞻以晉臣爲朱豫章太守臣節不能無愧也方晉恭帝遜位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及劉裕登壇卽位廣又悲感流涕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懼之事固自不同方之于瞻不猶賢乎然劉裕受禪次年九月弒零陵王瞻時爲豫章太守遇病不療以十一月卒是猶有故君之慟也第不敢顯爲烈士之行懼取怒新朝以覆其宗斬先人之祀用心亦良苦矣顏延之爲光祿大夫子竣爲右將軍丹陽尹凡所資供不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道側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七

後人笑汝拙也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尙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乎竣後竟被禍延之清儉知子之明正與謝瞻同美家訓所以作也然文帝遇弒延之不能不立於凶劭之朝竣能佐孝武草檄討逆與晦之旣佐命而又謀逆者豈可同日語哉

右謝瞻顏延之保家

宋道武帝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置二尙書又選名士爲散騎常侍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爲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沈約曰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

晚代分爲二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俗士憑藉世資用相凌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余謂國家立法各有其制而用法則存乎人惟明主賢相能因時損益而變通之制度一定可以爲中人之法守欲久而無弊不可得也沈約之言其切中晉世之弊歟

右宋道武帝改官制

圖識又云西藏行歲亦以建寅孟春爲歲首節令多與內地不同如十二月大建則以元日爲年節小建則以初二日爲年節每遇年節商民停市三日各以茶酒菓食物相餽爲禮其日達賴刺麻設宴於布達拉上延漢蕃官會飲有跳鉞斧之戲選幼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七

童十餘人著綵衣戴白布圈帽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列設鼓十餘面司鼓者亦裝束如前凡觥觴交錯時相嚮而舞聽鼓聲之淵淵而隊兆疾徐咸中節越日觀飛神乃後藏蕃民供此役以皮索數十丈繫於布達拉山寺上下人捷如猿攀援而上以木板護於胸手足四舒而下如矢離弦如燕掠水亦異觀也過此擇日大詔內聚集眾山寺刺麻擁達賴刺麻下山謁佛登臺講大乘經謂之放朝凡蕃民越數千里來者踵相接以金珠寶玩陳列炫麗舉于首而獻之達賴刺麻若受卽以塵尾拂其首或手摩其頂者三出則誇耀於人以爲活佛降福也上元日懸燈於大詔內矗木架數層安設大燈萬餘盞以五色油麩爲人

物龍蛇鳥獸窮極精巧自夜達旦視天之陰晴雨雪及燈焰之
晦明占一歲豐歉十八日揚兵集唐古忒馬步兵三千戎裝執
械繞詔三匝至琉璃橋南施巨礮以驅鬼魅礮大小不一中一
最大者鑄自唐時刊威勦除叛逆五字演畢商上出金銀綢緞
布茶勞之并布施僧眾爲誦經之資越二日或四日噶布倫戴
奉刺麻各出幼童選快馬馳騁自色拉山寺東麓至布達拉後
約三十里疾驅角勝先至者受上賞復以幼童裹體跣足自布
達拉西至拉擦東約十餘里一時爭道而趨亦以先後較勝負
如力不勝親友旁觀者以冷水灌頂爲之助此爲一年奪標之
戲也二十七日迎色拉寺之飛來杵至詔三十日諷經畢送老

康輶紀行

卷之七

十

工夾布卽通志所謂打牛魔王也以刺麻一人僞爲達賴刺麻
於蕃民中擇一人面塗黑白色作牛魔王直詣其前詆其五蘊
未空諸漏未淨達賴亦以理折彼此矜尙濶力各出毆一枚如
核桃大達賴三擲皆盧魔王三擲皆梟蓋六面一色也魔王驚
懼而逸於是僧俗人執弓矢鎗礮逐之先時於對河牛魔王列
帳房待牛魔王竄入擊以巨礮迫以遠颺而止凡作魔王必以賄
得之蓋於魔王避居處預儲數月之用以待之食盡始歸耳三
月初二日達賴刺麻上山仲春下旬或暮春之初大詔寺中寶
器珍玩陳設殆備謂之亮寶翼日布達拉懸大佛像其像五色
錦段堆成自第五層樓垂至山麓約長三十丈又有刺麻裝束

神鬼及諸蕃人物虎豹犀象等獸繞詔三匝至大佛前拜舞歌
唱如此一月始散四月十五日寺門洞開亦然燈達旦任蕃人
遊玩六月三十日別蛙色拉爾寺亦懸大佛像有垂仲降神蕃
民男婦皆華服艷妝歌唱翻桿相撲諸戲咸備亦二寺之大會
也七月十五日任磔巴一人以司農事其地之蕃自從之遊佩
弓挾矢旂旛前導遍歷郊圻觀田禾射飲以慶豐年然後土民
刈獲亦所以重農事也七八月間臨河遍設涼棚帳房男女同
浴於河卽上已被襖之意十月十五日唐公主誕辰蕃民盈服
至大詔頂禮二十五日相傳宗喀巴成聖日或云卽然燈佛舉
國皆於墻壁間然燈相映燦若列星亦以燈卜其歲除夕木樨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三

寺跳神逐鬼有方相氏司儼遺意男女盛飾羣聚歌飲帶醉而
歸以度歲節

嗟呼人情不甚相遠也雖異域豈有殊耶夫佛法精深上智猶
難盡識寂滅之說欲以化導愚蠢之蕃民其誰信從之乎人莫
不有好惡好莫如生惡莫如死生矣則更求其福而樂也死矣
則又懼其罪而苦也釋氏深有觀乎民情非徒清淨寂滅所能
動其信從也於是莊嚴色相使民崇敬而不敢褻更炫之以富
貴生其歆羨之心以爲從我者如是之福可極樂也不惟此生
樂之且生生世世樂之雖中智亦欣慕焉况愚蕃乎猶恐人見
佛之死不見其生疑爲妄也更爲轉世以示其蹟民曰佛果轉

世而有福如是也欲不堅其信得乎至於死後之事民不得而見也則告之以地獄果報神鬼夜叉兇惡慘酷以悚其心復示之變相以駭其目雖君子亦有戒心况小人乎宋以前古佛諸祖雖有三生之說佛經亦但云歷劫而已宗喀巴出乃實其事確與否吾不得而知然西域蒙古二萬里人皆信服而心悅之數百年矣雖聖帝明王威德及於遐荒不能不藉其教以化凶頑而安邊徼此豈尋常智識所能及哉觀於西藏聽民以百戲相悅與中國無異凡所以宣滯導和鼓舞人心使皆熙熙皞皞游於光天化日而不爲亂也意深哉雖非古佛之制而古佛之所許也昔明太祖既定天下思以銷兵革之氣於金陵設十四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三

樓出官錢贖酒食實以官妓接待四方之士而草澤英雄之氣遂以涓消帝王大畧如此雖儒者之所譏非通智之所善歟宗喀巴者其雄傑豈在諸祖之下哉

右前藏歲時蕃戲二條

天之生物也萬殊而翹出爲人人之爲類也萬殊而各爲君長天不欲人疾病夭折也復生萬物以養之君長不能人人衣食之也使人自以技爲養不得其養則爭而殺奪侵陵之禍起有餘其養則侈而淫佚驕縱之念萌天旣爲君長以督約之復生聖人以教化之君長以約其身聖教以化其心而天之能事畢矣夫人類萬殊一聖人不能盡天下也天若曰聖者覺吾民而已何必其一哉中國有孔子又有老莊焉西域有釋迦又有三

大士焉至於回部歐羅巴亦各有穆哈默德與耶穌其人者他
外夷吾不能知知天必不能忽然置之也此數子者皆體天道
以立教者也其教不同至於清心寡欲端身淑世忠信好善而
不殺則一矣道者何猶路也道之大原出於天猶王人奉使同
出京師其之四方則南北東西不能一轍矣水以舟陸以車山
以樛泥以橇各有宜也可相廢乎天若曰吾使此數人者示人
以路而由之免爲凶暴淫佚同躋仁壽之域而已故使人皆躋
仁壽者天之心也必非議而相攻是舍本而求末豈天之心哉
雖然吾中國之民也中國有孔子吾終身由其道猶未能盡烏
能半塗棄之更從他道哉岐道而徬徨雖畢其生必無一至矣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七

譬如六月盛夏見美裘而好之豈能釋吾葛而從裘也乎人能
無惑乎此斯可爲知道者歟孔子繫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朋從則非矣故又曰道
不同不右人類萬殊聖人不一其教本而末豈天之小節
相爲謀天

謝都閩言廓爾喀有九塔相傳自天竺飛來西域花卉不多亦
不常有惟此九塔上諸花咸備中國名花西域所無者皆有之
每十二年達賴刺麻遣人往修塔一次近有一塔金頂忽飛去
不知所之蕃人以爲神奇余謂塔者佛之表識觀其來去可以
卜地之興衰余家自明萬厯間先副使宅內忽一鐵鸞飛至滿
貯麥飯猶熱自後人物科名益盛乾隆中鐵松中丞改宅建祠
護貯樓上今猶無恙塔之飛也亦猶是耳與則爲禎祥敗則爲

妖孽天之道也

右廓爾喀九槍

謝都閫又言今達賴刺麻道光十五年生於裏塘之泰寧其祖父本陝人以業畜至泰寧父習其業母蕃女也昔藏中亂時達賴刺麻嘗移床泰寧故亦爲勝地達賴生甫三歲藏中踪跡得之自其家移大寺中有五色雲覆頂初不之信及迎至藏將近布達拉親見其上有五色雲如蓋隨至布達拉大寺坐床後始散乃知靈異非虛余謂達賴出微賤一旦置身青雲始在孩提卽爲吳王天子隆重二萬里王公僧俗男婦無不誠心敬禮苟非福德殊異何能臻此昔漢高祖所在其上常有雲氣韓魏公廷唱第一太史奏五色雲見古有之矣天降靈祥必非無意今

康輶紀行

卷之七

雷

之達賴其有殊乎抑嘗思之人之始生本二氣之精與星辰同體惟受生後物欲習染蔽其靈明展轉死生精氣耗剝乃與常人無異耳守貞抱一之士與豪傑奇偉之人精氣堅凝或以時發現理固宜然不足怪也漢高祖韓魏公與此刺麻之雲非山川之雲乃其本體之精氣所發見也豈但異人凡大軍所在或千人之聚其上皆有雲氣蓋眾氣所凝雖庸人亦然不過盛衰明暗之殊耳

右達賴刺麻頂上雲氣

余與丁成之寓大主閣初至爇香敬禮朔望亦然或曰土木之形耳得無過耶余曰不然昔程子入佛寺致敬不背像而坐人問之程子曰但具人形卽當致敬余謂禮者天秩也無在不當

致敬以禮敬人正以禮自處也今至貴人家必致禮於主人豈
有寓佛寺而無禮於佛者乎禮祀有功德於民者佛與三大士
福佑中外人民卽以百神言之不當敬禮耶耳食膚言執門戶
之見吾所不取也吾不佞佛不敢不敬天道今人有能清心寡
欲正己端身以淑世者猶必加敬况佛乎

右大士閣致敬

康輶紀行

卷之七

五



康輶紀行卷之七終

康輜紀行卷之八

桐城姚瑩展和甫

七月初四日丹臻江錯及四倉儲巴隨從蕃兵三百人至雲南橋西住帳隔河山下使人報到

右丹臻江錯四倉儲巴至寮

人受陰陽五行之氣而有身受天地之中而有性此身此性既受之天地卽當盡此身此性之事乃可以對天地而無負吾儒之教不待言矣卽老子言玄理何一非治世之事特作用不同耳非後世服食長生之說也釋氏棄家苦行以求明心見性乃與孔老判然兩途矣然必苦口說法度人則仍以出世爲治世也其設心與孔老何嘗異耶三教同一善世吾人立心立命當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以爲善始以爲善終一息尙存善根勿斷善莫大於無私卽不能無私而不可不克能克一分之私斯有一分之善積之日久所得不已多乎學者且不必爭儒爭釋但求自克其私而已自克末能徒攻人以口舌亦德之賊也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右釋氏設心亦與孔老相他

傳言舜耕於厯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余按象南方之獸也厯山有象殆卽孟子所云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者於此可見逮洪水旣治虎豹犀象被驅中國乃漸少諸獸其後犀象皆貢自外夷以爲奇異矣今之廣南緬甸印度馴象甚多夷人畜之一如牛馬駱駝使之耕汲極爲馴善考古九州極大今之雲南

前藏皆禹貢梁州之域也緬甸接近雲南以象行耕豈非大舜之遺教乎

右象耕

初七日傳丹臻江錯及蕃目聽訊覆云前駐藏大臣鄂及章嘉呼圖克圖諭斷已遵奉無違無可復求判斷之事因蒙札調不敢不來前與差官言大呼圖入衆詭詐不測不敢過河求在雲南橋外設帳房訊問差官允許請如前約

右丹臻江錯不敢過河

國家撫馭外藩封止其王若其部屬如何制度皆聽自爲之各因舊俗不爲區處而變易之也有不服或闕貢大則六師討之小者量吏移文責讓之而已圖布丹濟克美曲濟嘉木叅幼爲羅布藏丹怎嘉木磋收養教習送藏學經迎回授印非有無禮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二

之加也丹怎嘉木磋護印十餘年地方無事曲濟嘉木叅受印未幾信用羣小自大立威加派差費革易無罪之頭人不令丹怎加木磋管事激亂人心此其不德因無道之首長且其印文曰講習黃法那門汗乃忘其本教弄兵虐民羣蕃十年攻殺不已卽以彼教言之亦黃法之敗類也若兵以義動方將革去昏暴另擇有德者爲之主而重法誅其叛臣誰敢不服今

天子洪仁覆幬不討其罪一再遣使和其人民使者自宜俯順輿情輯定蕃庶令曲濟嘉木叅率德改行乃可以安其位耳善乎明臣之論安南也昔莫登庸篡黎氏帝怒欲征之廣東按臣余光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當罪其不庭責以

稱臣修貢不必遠征疲敝中國及黎氏請兵上以仇鸞總督軍務毛伯溫爲參贊將討之如登庸束手歸命則待以不死于是登庸請降削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及莫氏漸衰黎氏復盛互相構兵莫氏列狀告當事黎氏亦欵關求貢廣西撫臣陳大科等上言蠻邦易姓如奕棋不當以彼之叛服爲順逆止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逆今黎維渾雖圖恢復而莫茂洽固天朝外臣安得不請命而戮之竊謂黎氏擅興之罪可不問而莫氏子遺之緒亦不可不存廷議如其言今不用兵乍雅總當震以虛威兩聲其罪使之知所敬畏而薄治之庶可聽命否則益增玩耳卽乍雅暨寧而縱玩外夷將不叛彼而叛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我者繼至矣蓋兩胡圖相攻乃彼部中之叛服而不遵判斷阻辱大臣要挾上書則得罪於天朝輕重自有別也

右詩

弄外藩當權輕重

嘉慶中前藏糧務知縣蔣作梅得兵蓄心正月攢詔有漢民爲蕃毆斃藏例每攢詔遠近蕃人畢至日數千達賴選精幹刺麻四人曰格死鬼俾以鐵棒各從十數人在詔彈壓不法滋事者立擊殺之至是罪人不得蔣究格死鬼甚急濟仲刺麻求緩其獄蔣不許乃毀之於大臣某公又有夷情主事某與蔣有隙譖之遂以侵虧餉銀勒索刺麻數成其獄奏請斬決旨至成都總督常公以法不當決爲之奏請而未敢阻旨仍行藏

中竟寘於法漢蕃兵民咸爲蔣寃此嘉慶十五年正月事也漢蕃人數千爭累石其死處爲之招魂頃刻成塚自是每年五月十五日累石以爲故事復廟祀之其濟仲刺麻夷情主事未一歲皆嚙舌死先是總督奏至京上睿皇帝曰旣知藏中擬罪不當卽宜暫留前旨何以仍行嚴申飭之赦詔至藏已無及十八年蔣示夢於藏人曰上帝憐吾寃命爲前藏城隍矣藏人祀之至今益虔

右蔣作梅爲西藏城隍

十九日丹臻江錯之衆訴言道光十六年鄂大臣過乍雅親訊令兩呼圖照前和睦一切如舊例行不得違悞大道差使龍萬二委員斷牌皆已遵依具結至今不敢違嗣曲濟嘉木叅翻案

康輜紀行 卷之八

四

不遵二十二年委員不查前案所斷不公求查案自明若兩呼圖興一廢一雖天地翻覆不能遵也

右丹臻江錯訴大呼圖校詐

二十日宣太守使人往錄十六年斷牌且使察木多副倉儲巴帕克帕札喜偕卓尼爾往諭以不滅二呼圖之意

右錄十六年斷牌

余前以禹貢三危卽察木多及前後藏地蓋本一統志頃得和泰庵西藏賦自注云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察木多爲康布達拉爲衛札什倫布爲藏合三地爲三危又名三藏竄三苗於三危故其地皆苗種此猶可據也又引括地志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五天竺大國隸屬者二十一在崑崙山南謂康衛藏在天竺之東卽東天竺泰庵此言則誤矣考衛藏圖識由後藏

塞爾地方行十餘日交白木戎界再半月餘至宗里口又數日
始至白木戎住牧地由白木戎西去

瑩按此言西去則以上皆南行可知

十餘日

交小西天界再行十餘日始至小西天從此登舟涉海約半月
卽至大西天矣據此言之去後藏之塞爾地方兩月餘且需涉
海乃至大西天西天者蕃人稱佛國之謂諸佛出此故以大西
天名之此真天竺也卽小西天不必涉海亦尙在後藏之西南
界外則後藏非小西天明矣若康衛藏爲東天竺則藏人當自
以爲小西天矣何反指後藏外行將兩月之地爲小西天乎且
唐時王元策襲執天竺國王其時吐蕃贊普已以邏娑川爲國
都前後藏皆吐蕃地旣稱天竺必非藏地明甚何得混藏地爲

康輔紀行

卷之八

五

天竺乎佛經所言山水地名今前後藏皆無之則其去天竺遠
矣樓炭經云蔥嶺以東名震旦蓋西域稱中國之名也初祖達
摩曰當往震旦設天法樂遂泛重溟達於南海傳法觀此益可
見諸佛國自南而往本尙隔海則五天竺俱不得在今藏地斷
斷然矣今之藏地或卽括地志所云五天竺隸屬之國耳括地
志明言五天竺在崑崙之南若前後藏則在崑崙之東矣豈可
混耶

混耶

唐史言天竺去京師九千六百里指長安而言也今陝西西安

府至成都二千一百餘里成都至後藏七千四百餘里合之正
當九千六百餘里然則天竺者其今後藏外之阿里以西地乎

阿里在後藏西地千餘里其東有岡底斯山與後藏接壤北與和闐葉爾羌諸山相聯屬蕃人謂卽梵書之阿耨達山其南有池謂卽阿耨達池地名阿里者卽以此山得名衛藏圖識言阿里噶爾渡之民見官長不除帽以右手指額念唵嘛吽者三是其爲天竺之教無疑第未審其爲天竺何境大約近北中三天竺之間也

魏默深曰阿耨達池出四大水東流爲黃河西南流爲恒河爲縛芻河今黃河源距岡底山數千里如何

可通不以蕃人之說爲然

欽定蒙古源流以額納特阿克爲中印度而魏默深據新唐書及西人四洲志定痕都斯坦爲卽中印度之境以克什彌爾爲北印度以甲噶爾爲東印度云余按甲噶爾者卽明史之榜葛

康輜紀行

卷之八

六

刺一作孟加臘其邊城則披楞也披楞一名噶里噶達又云披楞久爲英吉利屬國與廓夷積疊福公康安進兵征廓夷嘗檄近廓夷東境之哲孟雄宗木布魯克巴西面之木作朗南面之甲噶爾披楞等部同時進攻許事分裂其地由此觀之是西藏與天竺接界而非卽天竺明矣續文獻通考亦云榜葛刺本忻都州府西天有五印度此卽東印度也國最大從蘇門答刺海西北行二十日抵瀾地港自港至瓊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再行至板獨哇酋長居焉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余謂此卽今英夷所據地也廓爾喀哲孟雄界在西藏及披楞之中爲西藏之外藩屏障英夷此誠不可

以失馭者也豈可以福公時事衡之耶

右前後藏非天竺三條

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正義引鄭注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說曰三危山在鳥鼠

似是水字

祠黑水出其

南脇余按據此益州滇池既祠黑水可見雲南西徼外之喀刺鳥蘇是黑水所在此水由三危而入南海則三危非衛藏之山而何耶古地志說皆以三危爲山名并非一處一統志及和泰庵以三危爲三省皆本康熙五十九年

仁皇帝上諭

右鄭氏註禹貢三危

西藏賦注云明蕃僧宗喀巴名羅布藏札克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幼而神異精通佛法號甲勒瓦宗喀巴在大雪山修苦

康輦紀行

卷之八

行穆隆經其所立也穆隆經者卽今之摩羅木也摩羅木譯言攢詔蓋達賴刺麻至大詔衆刺麻所誦經也宗喀巴初出家時學經於薩迦廟之呼圖克圖乃元時帕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宗喀巴修行旣成爲蕃衆所敬信衣紫衣相傳其受戒時染僧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爲黃教其教大行最盛於前藏今拉薩諸廟咸供奉其像余按泰庵此注本之布達拉經簿蓋刺麻之家譜也凡刺麻歷代源流事蹟無不具載亦時有續修各處刺麻皆有之稽考前代必以經簿爲據和賦成於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時爲駐藏大臣故得見之而經簿所載止及其

時後無聞焉據此言之是黃教之先本亦出於紅教矣

右宗

喀巴

開教 經簿云達賴喇嘛宗喀巴之大弟子也班禪額爾德尼宗喀巴

之二弟子也頭輩達賴喇嘛名根敦珠巴生於洪武二十四年

辛未在喀那木薩喀木青照饒巴處出家二十歲受大戒創建

札什倫布廟誦穆倫經其時有博洞班禪在雪地修行聞名信

附遂號根敦珠巴為湯徹清巴壽八十七歲

五年丁酉此云達賴頭輩生於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是宗喀巴

之生後於根敦珠巴二十七歲根敦珠巴二十歲受大戒時宗

喀巴未生當是 第二輩名根敦嘉木磋生於明成化十二年丙

申 瑩按根敦珠巴生於洪武辛未年壽八十七歲則當死於成

化十三年丁酉若十二年丙申其人尙存足徵轉世之謬

八

康翰紀行 卷之八 創建羣科爾汪廟第三輩名索諾木嘉木磋生於明嘉靖二十

二年癸卯親赴各蒙古地方布行黃教蒙古王等咸稱為達賴

喇嘛班禪額爾達拉 按此與通志言合 明萬厯間封為大國師 明史烏斯藏傳

有僧瓊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亦崇

信之萬厯七年以迎活佛為名西侵瓦剌為所敗此僧戒以好

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遣書張居正自

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朝帝

命受之而許其教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

諸蕃莫不從其教即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

自是西方只知奉此僧諸蕃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余按明史所云瓊南堅錯即經簿所云第三輩索諾木嘉木磋

也瑩南即索諾木之譯音堅錯即嘉木錯之譯音也經簿所云

嘉靖二十二年親赴各蒙古行黃教蒙古咸稱為達賴喇嘛班

禪額爾達拉蒙古王即俺答矣又云萬厯間封為大國師蓋

即神宗許其通貢時事明史漏載爾此其說之有徵者也

第四輩名雲丹嘉木磋生於明萬厯十七年己丑生蒙古地方

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在噶勒丹寺坐臺之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大戒。萬歷間封爲沙布達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祟。曾於石上踏留足印。第五輩名阿旺羅卜藏嘉木。磋明萬歷四十五年生於前藏。崇禎結薩爾合王家其生之日與釋迦牟尼佛同在。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出家受大戒。國朝

崇德七年達賴刺麻同班禪刺麻差烏巴什台吉達盛京進貢。約行善事。順治元年達賴刺麻差人進貢。九年入覲。世祖

章皇帝賜居黃寺。封爲掌天下黃教西方自在佛足墨多爾濟嘉木磋刺麻金冊十五頁第六輩名羅卜藏林沁倉洋嘉木磋。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巴拉沃松地方。按通志康熙四十四年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九

因拉藏汗請以阿王伊西爲達賴刺麻。疑卽此人第七輩名羅布藏噶勒桑嘉木磋。康熙四十七年生於裏塘地方。在察漢諾們罕家出家。按此卽圖識所云噶爾藏嘉慕也。十三歲康熙五十九年。賜達賴刺麻名號。統領黃教勅書金印。雍正二年

賜西方湯徹清巴巴木載達賴刺麻。掌天下釋教金冊金

印。第八輩名羅藏丹碑旺楚克江巴爾嘉木磋。乾隆二十三年

戊寅生於後藏托結地方。

按此言達賴封號與通志及衛藏圖識又有同異。外人未見冊文。自當以

經簿爲準。僧家世守冊文。宜其有據。今貢表所稱。似又在封之後也。

右達賴世派

又云班禪第一輩名刻珠尼瑪綽爾濟。伽勒布格爾生於明正

統十年乙丑。

按頭輩達賴刺麻根敦珠巴是時年五十五歲前云有博洞班禪在雪地修行。聞名信附。計其修行

信附至早亦二十餘歲則根敦珠巴亦將八十歲矣宗喀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至正統乙丑年二十九歲頭輩班禪為其第二弟子年歲近之惟前云博

洞班禪人名與此不同何耶 第二輩名珠拜旺曲索諾木練爾濟朗布生年缺第三輩名緒珠拜旺曲羅布藏敦玉珠巴生

明宏治十八年乙丑第四輩名班禪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生於明隆慶元年丁卯 國朝崇德七年遣使進貢 太

宗文皇帝詔令班禪達賴二人內年少者拜年長者為師學習經典壽九十六歲 按藏中至今達賴班禪轉世皆互為師弟蓋始於此 第五輩名班禪羅

布藏伊喜生於康熙二年癸卯五十二年 賜金冊印注明札什倫布各廟宇地方屬班禪管理第六輩名班禪哲布尊巴

勒丹伊喜生於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年 賜金冊四十五

康輜紀行 卷之八 十

年入覲 賜四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生於乾隆四十七

年壬寅 經簿所記未著其人名 蓋其時現在故諱之 右班禪世派

又云西藏蕃王傳七世至綽爾濟松贊噶木布迎唐公主為妻

又迎巴勒布王鄂特色爾郭恰之女拜木薩為妾唐公主帶來

釋迦牟尼佛像拜木薩帶來墨珠多爾濟佛像藏王擇地興建

大招供奉之余按此說得之蓋圖識所云大詔之覺釋迦摩尼

卽唐公主所帶之釋迦牟尼像也小詔之珠多吉卽拜木薩所

帶之墨珠多爾濟像也十二歲之說何其妄耶 右大小 詔佛像

又云唐吐蕃王綽爾濟松贊噶木布好善信佛頭頂納塔葉佛

在拉薩山上誦旺固爾經因名為布達拉西藏蕃眾瞻仰每日

奕香坐禪入定不思他往唐公主同拜木薩恐有外侮遂修布達拉城垣後因藏王莽松作亂經官兵折毀僅存觀音堂至五輩達賴刺麻掌管佛教兼理民事修立白寨又有代辦事務之桑結嘉木磋修立紅寨及內外房屋金殿佛像重修平樓十三層盤磴而上其上有金殿三座下有金塔五座西殿有宗喀巴手足印世傳爲達賴刺麻坐床之所

右唐公主修布達拉城

又云廿丹寺本名噶勒丹寺在拉薩東五十里噶勒丹山其形勢與布達拉略同經樓佛像與大詔略同乃宗喀巴坐床之所示寂於噶勒丹寺彌勒前爲黃教發源之地黃教堪布主之色拉寺在拉薩北十里色拉山宗喀巴建因其弟子甲木慶綽爾康輟紀行

卷之八

十一

濟沙克伽伊喜明時入中國爲禪師賜物甚盛還藏後宗喀巴令其在色拉山建立大寺以旃檀香雕刻釋迦牟尼佛十八羅漢及諸佛像依山麓金殿三座層樓高聳寺中供降魔杵一長不足二尺唐古特語名多爾濟相傳爲飛來者別蜂寺在布達拉西二十里圖識作十五里宗喀巴之弟子札木洋綽爾濟札什巴勒丹在聶烏居住夢神人語此地宜修寺院賜五于徒衆無量水泉數處覺而告其師宗喀巴乃令修寺凡出世之呼畢勒罕及遠近大小刺麻初學經者皆聚處於此桑鸞寺在拉薩山南行二日地名薩木葉唐時藏王綽爾濟松贊噶木布之五世孫綽爾濟赤松特贊修造五頂四面八方以象星宿

右前藏
四大寺

又云拉藏西南行九日乃後藏也寺名札什倫布按通志此寺名仍仲寧翁

結巴

寺頭輩達賴刺麻根敦珠巴所建依山麓起閣山形如解盤

夾抱其後山自西北來蜿蜒隆突如蜀棧之龍洞背也樓高四

層上有金殿三座亦係金瓦宏厥壯麗爲班禪額爾德尼坐床

之所其外來瞻禮布施者與布達拉同僧規謹嚴戒律清淨蓄

僧必於此山朝禮爲受大戒其地平厥曠達南北六七十里東

西百餘里遠山爲案其北大山後又有崇巘峻嶺冬夏積雪不

消其東有大江自南北流入東北山後按今輿圖卽雅魯藏布

後自西而東流至札什倫布之東南有年楚河自江攷北流至

噶則城入江又札什倫布之西南有當楚河自佳瑪拉捫山北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流入江兩河東西夾拱北其西山勢遠亘西北達彭楚嶺西南

入薩迦溝

右札什倫布

第六輩班禪以乾隆庚子年圓寂於京師蓋卽入覲時也以患痘症故此症西域所無蓋蕃僧修心明性雖與人殊而血肉之身與人無異數之修短六氣感染亦無如之何也釋迦不能無死維摩詰不能無病故釋氏以四大和合之身爲假相老子亦云外其身而身存

右六輩班禪圖寂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廓爾喀侵後藏七月據聶拉木濟隴八月

班禪移住前藏九月賊入札什倫布掠財物以歸大兵平賊後

五十七年壬子五月班禪仍還札什倫布余謂達賴班禪受四

方供獻珍異之寶積富久矣廓爾喀利其所有故取之班禪能舍而予之是也昔張初昌受囑夜懷刀入室將害六祖祖置金與衣於方丈張揮刀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張驚仆求哀祖與金而去卽此義也達賴亦以避兵移床非惟道有魔劫亦物忌太盛理宜然耳佛豈能違天道乎

右班禪被掠

和泰庵云梵書言天下普陀山有三一在額納特克國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乃觀自在菩薩游舍處此眞普陀也一在浙江定海縣南海中爲善財第二十叅觀音菩薩處一在圖伯特之布達拉亦觀音菩薩化現處余按泰菴此說亦本康熙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論圖伯特卽唐古特布達與普陀音相近也唐古特謂釋迦牟尼佛曰沙迦吐巴綽爾濟乃通經典者稱之俗曰曲結謂觀音菩薩曰江來孜格陀羅尼

右布達拉乃三普陀之一

如來有三十二相觀音有三十二應身楞嚴經云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薰聞修無作妙力自在成就注觀音俱現三十二應現十法界身而爲說法也

右觀音三十二應身

布達拉經簿云薩迦廟之胡圖克圖乃元帕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仁育菩薩之後人也其教有家室生子後坐床掌教不復近家室矣其始祖名昆貢確嘉卜通達經典見薩迦溝之奔布山風脈佳勝欲創建廟宇從業主降雄固刺哇班第仲喜納

密酌克敦三人乞售三人乃施捨其地不取直遂建廟供釋迦牟尼佛附近土地人民廟宇僧衆皆其所屬世代相傳至今七百餘年其廟平地起閣周墻甚固中殿楹柱皆古樹三人合抱高三丈餘不加雕飾其皮節文理如生樹然又有海螺堅白如玉左旋紋向明吹之背現觀音相寺僧寶之有藏經數萬卷架函充棟廟北依山僧樓梵宇約數千間亦有浮屠金殿供諸佛像皆紅幘刺麻居之其所誦經與黃教無異西南通拉孜大道山南通野人國界

右薩迦溝紅教

圖識云多爾吉拔姆宮在羊卓白地海中山上寺極宏麗有瀛洲蓬島之勝寺中乃女呼圖克圖多爾吉拔姆所居云北斗之康輜紀行

卷之八

西

精化生昔磔巴三節亂藏時化豬遁去藏地呼猪曰拔故名磔巴
卽第巴事在康熙四十年間余按會典朗吟仔之薩木黨多爾濟奈覺爾女呼圖克圖疑卽此人

右女呼圖克圖

又云岡底斯山在西藏之阿里東北周一百四十餘里四面峯巒阻絕積雪如懸崖山頂百泉聚流至麓卽伏實諸山之祖梵書所謂阿耨達山也余按今輿圖岡底斯山在阿里東境其北數十里爲僧格喀巴布山其南數十里有瑪珀穆達賴池圖識又云馬珀家喀巴珀山形似孔雀打毋朱喀巴珀山形似馬郎于喀巴珀山形似象生格喀巴珀山形似獅均與岡底斯山相連綿亘八百餘里所謂阿里大山也余按此說本之康熙五千

九年

上諭所云生格喀巴珀山卽輿圖之僧格喀巴布也

生僧珀布音同字異耳圖識云阿耨達池在岡底斯南卽輿圖之瑪珀穆達賴池也又云自札什倫布至阿里夏間隨地皆水

謂之陸海怒江在藏之南險不可渡

右岡底斯山阿耨達池

見邸抄云四月京師缺雨

上命查庫案內本身及子孫追

賄限滿未完現經在部及直省監追者俱卽釋放五月復缺雨

上命刑部清理滯獄流徒罪以下減免福建道監察御史

朱琦請推廣直省上命刑部查案行之卽日雨天人之感

應如此

右天人感應

二十四日傳訊曲濟嘉木叅供如所稟求革逐丹臻江錯治四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五

倉儲巴罪

右訊曲濟嘉木叅

二十九日宣大守至雲南橋羅卜藏丹臻江錯及四倉儲巴四

郎江錯白瑪笑彭錯彭錯達吉設帳房二座候訊丹臻江錯年

七十餘矣供言乍雅地方本伊頭輩桑吉札喜同頭輩大呼圖

克圖高舉札巴江錯建造寺院開創一切轉世數輩皆係年小

者拜年長者爲師互相傳經受戒講習黃教經典地方之事皆

倉儲巴管理兩呼圖克圖不問遇有要事兩呼圖克圖會商而

行彼此敬重坐次大呼圖居上二呼圖在下今第六輩大呼圖

克圖自三歲爲所收養教經受戒長成後同衆倉儲巴經營竭

力送藏學經數年迎歸登臺授印又赴藏叅謁達賴刺麻熬茶

衆倉儲巴皆盡心奉事不料信用小人以衆倉儲巴乃我護印時所用欲盡革之換無根基之人以致衆心不服十六年藏中鄂大人同委員訊斷令照舊和商辦事二比已具遵依大呼圖後又調兵滋事非伊等衆翻異今惟求準復舊規和商辦事無不遵依四倉儲巴供同以理藩院文交閱明日覆言印雖大呼圖克圖執掌而地方公事實係兩呼圖克圖商辦此乃百餘年舊章不自今始但求率由舊章別無他意

右訊丹臻江錯

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可悟原始要終之義蓋性本於天兩間人物無非天之所生一

康輜紀行

卷之八

六

本同原各得之以爲性性在天地譬諸大海之水蛟龍魚鱉以至鰕蛙百族莫不得水爲命惟所受之量有大小清濁不同耳水族百種同養於水人物萬類同育於天百族猶一族也萬類猶一類也殊其形不殊其性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能生育一物卽贊天地生育一物也人物情狀不同同一好生惡死吾不能盡知人物之性但使人物各全其性而不斫其生是卽盡物之性也聖人治天下豈人人物物而飲食之哉

右盡物之性

聖人極功至德無非一誠誠可以格天地動鬼神感人物小誠小效大誠大效至誠則有不可思議之效然其效也非揣量計較而得之也有揣量計較之心則不誠矣父母有疾戚戚焉憂

之百計求愈其疾而已豈嘗計之曰吾以爲孝乎哉國家有難不顧身家以赴之惟期有濟於國事豈嘗計之曰吾以爲忠乎哉惟不自知其忠孝乃所以爲忠孝也莫之爲而爲者誠也誠於親則孝矣誠於君則忠矣其爲物不貳不貳者無揣量計較之心也蹈湯火赴白刃而不辭其不辭也不見其可畏也心專於一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畏之有此誠之說也

右聖人至

德無非一誠

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住卽着也有所住卽着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之謂無所住則無有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矣既云降伏其心又云生其心者何耶蓋降伏者有我人衆生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七

壽者諸見之妄心卽吾儒所謂人心也生其心者無有我人衆生壽者諸見之真心卽吾儒所謂道心也無住而生之心卽應住之心矣所謂渣滓盡去清光大來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己者何人心是也意必固我四者皆己也孔子絕是四者自然而無無事於克從容中道之聖也顏子猶待克之故未達一間釋氏之無所住其卽吾儒克己之謂乎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卽吾儒復禮之謂乎釋氏用功惟在無所住着而有生心之功吾儒用功惟在克己更無復禮之功釋氏並非無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吾儒心本有禮必能克己斯復其禮苟不克己惟事是已非人匪但得罪聖人抑亦見譏於釋氏矣善現問如

何降伏其心佛答以應無所住此降伏法也降伏卽克之謂善
現問如何應住佛答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卽應住之心矣
生卽復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此卽無住生心之說也釋氏說法度人一切苦
厄非吾儒惻隱之心乎受持誦讀佛經免爲人所輕賤非吾儒
羞惡之心乎以世尊之尊人所敬重猶親自率衆行乞而食非
吾儒辭讓之心乎分別有無智識摧滅魔道外教非吾儒是非
之心乎心性皆同爲善去惡又同孟子不云乎三子者不同道
其趨一也

右無住生心似克已復禮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七

金剛經爲大乘上智者說蓋已能通澈諸法復以此教之俾得
究竟之義鈍根小智者固不可與聞苟未通諸法而卽欲聞之
是躐等也鈍根小智既恐墮入魔道未通諸法亦恐認賊作子
如來以筏喻法苟未有筏身未度河何云能捨乎自宋以後南
宋宗門大盛俗僧輕易說法苦行全無惟以口舌機鋒取勝以
妄爲真不得爲得其於如來真實不虛之旨大相違害矣豈非
釋氏之罪人乎此等不但欺人實是欺心以欺心人說法勢必
墮入惡孽是可哀也先聖有言下學而上達又日中人以下不
可語上也學者且莫談空說渺先從平實地處做起方是真正
種子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爲儒者且說子臣弟友爲釋者且

通四諦十二因緣是爲入德之門世寧有不入其門先入其室者哉究之至深微妙之理不出平淺實地之中室亦不在門外輕易語人不若使深造而自得之也

右儒釋二教皆從平實處起

佛經注云四諦者一苦諦卽逼迫之義二集諦卽招集之謂三滅諦卽寂滅之謂四道諦卽通達之義心經無苦集滅道古註云此四諦法也無苦者圓覺菩薩諦審五陰十二入之法皆卽真如實無苦相可捨也無集者一切煩惱塵勞不生因性本清淨實無招集生死之相也無滅者生死涅槃體元不二實無生死逼迫之苦可斷亦無涅槃之寂滅可證也無道者一切諸法皆卽中道離邊邪見實無煩惱之惑可斷亦無菩提之道可修

長蘄紀行

卷之八

九

從來諸佛度人先說四諦得度者萬千今言無者旣到彼岸筏無所用矣

右四諦解

又云十二因緣者一曰無明謂妙法本明因一念妄動而有迷昧故號無明二曰行本體湛然因無明鼓動而有遷流故名爲行三曰識旣遷其體則智轉識矣此三項乃前世因也四曰名色蓋因必有果今識乃四大色身和合有名有相故爲名色此初投胎之始受形之原住胎凝滑之相也五日六入旣入其胎六根完具已具入塵之義故名六入六曰觸六根旣具形成出胎根與塵接故爲觸七日受領納所觸違順諸境故爲受此三項乃今世果也八曰愛以受必生愛也九曰取以愛心取執也

十曰有益取必造業既造其業後果不忘又生後有此今世因也十一曰生既有業因而後果隨之故有生十二曰老死既有生終歸老死此後世界也心經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古註云眾生不知悟道故有無明等世間因果圓覺從此十二因緣悟道故有無無明等出世間因果若悟正菩提則不但無世間相並無出世間相所謂無無明盡至無老死盡則不但本無並無亦不受謂之曰無是爲滅無盡相也

右十二因緣解

聖賢教人從淺近處說吾人學道從淺近處做蓋淺近處有把握也得一只是一尺得一寸是一寸及至工夫將到深妙處只

康輜紀行 卷之人

十

用一點卽醒若無工夫而蚤醒猶未醒耳有以言黑白無以知黑白乃學人之通病也

八學 右學道從淺近處把握

深水大河興建長橋更設船筏皆渡人之具也臨河觀望不肯舉足其奈此人何哉故佛不能度人人當自度聖人設教亦在學者自爲如來云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孔子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右聖人設教在學者自爲

右五學主不於學教者自問問

癸卯在京師仁和邵蕙西懿辰非議陽明之學余曰陽明自有

是處我輩不及陽明處多矣未可議之邵曰學者當先辨志余曰不學陽明卽辨志矣議論何益於事蕙西經史之功頗深有

志力行今學人所罕余因梅伯言識之

右邵蕙西

桂林朱濂甫

琦

學行篤實文章醇樸爲言官數有陳論皆見其

大不趨權要雖舉主無所阿附亦不以攻訐見長此真言官也

與晉江陳頌南

慶鏞

同以亢直稱頌南初上封事語其弟曰章

上禍且不測以家事累弟矣弟慨然任之及奏入

上爲之

收回成命且嘉其亢直敢言嗟呼非至誠不能格天非

聖

明何能納諫濂甫之言雖未盡施行未嘗不優容於

可謂幸矣

右朱濂甫陳頌南

王臬鼎異繪書世今式册

吾桐經學始於錢飲光先生澄之理學始於何省齋先生唐博

學始於方密之先生以智古文始於方靈臯先生苞及戴潛夫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先生名世詩學始於齊蓉川先生之鸞昌於劉海峯先生大槩

至於博究精深兼綜衆妙一無理學考據文人之習則先薑塢

編修及惜抱先生實後學所奉爲圭臬無異辭者也今方植之

東樹學問文章體博思精其亦編修與惜抱先生之後塵矣乎

奉使異域離羣索居與念故人記其敬愛之意如此

右桐城先

輩

藏且不闕

蕃人有合古者數事女衣裳前著幅一也蕃僧見人必以哈達

卽古之束帛二也蕃見官長必僂背旁行卽古一命而偃再命

而僂循牆而走之義三也官長有問必掩口而對四也禮失而

求諸野不其信乎

右蕃存古禮

右

釋氏言圓覺吾儒言盡性只是一義人性本於天天之分量何若卽吾性之分量何若一分未到卽性有未盡也一分未覺卽覺有未圓也往嘗疑天下只有一理何以聖賢大儒亘古以來言之娓娓不已于佛菩薩苦口辯才豈非多事今乃知此理澈上徹下無有中邊苟有一分窒滯不通則所爲理者皆築不住故必充類致義反覆推明既可覺人亦以自覺非弄唇舌逞才智也若甫有一隙之明卽自謂性已盡覺已圓此非悟也障耳

右圓覺
卽盡性

一部金剛經攝盡諸法何以但舉布施言蓋佛所言布施不止財物凡出我以加乎人者皆布施也以財予人以身及人以言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教人以意感人以法度人皆布我之有以施於人無非布施也天下萬事無非人我之境或交不交殊耳我雖未交已自具交之理交則布施也故佛以布施爲六波羅蜜第一義般若波羅蜜者第六波羅蜜以智慧爲究竟實則六波羅蜜只是一波羅蜜並無二義舉布施言卽攝盡諸法皆在其中矣蓋人貪着種種皆由不舍我見故也舍則無貪以我予人卽是無我之見無我卽是無人一舉而兩善備焉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有此一端推行擴充以盡其委廣大精微無所不至則吾性之分量全體具焉故仁包四德之全布施貫六波羅蜜之終也

右金剛經
言布施

佛告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
來說得福德多方植之解之曰佛智空而無住妄識住而不空
凡言不空但妄識不能空非眞實不空也苟忘懷而達之則無
所不喻也此卽元珪告嶽神但無情於萬物則都無礙世所謂
眞實皆空矣此所以爲破相之宗莊子曰子孫非汝有身非汝
有是眞實皆空也空眞實以智爲本智者離相也離相則見世
人皆妄識顛倒余謂全部佛經只是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無
爲而成能二語足以盡之學者明澈無心無爲四字不必受持
誦讀可以隨取諸經解說而通證之矣先聖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與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孟子曰所惡於智
者爲其鑿也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
事則智亦大矣此卽天道無心聖人無爲之証也有鑿之智卽
妄識也無事之智卽佛智也自釋氏言之精深玄妙自吾儒言
之何等平實平實卽誠也釋氏亦云眞實不虛佛言真空卽吾
儒之言至誠老子之言自然豈有二理哉理一故其爲物不貳

右佛智

妄識

佛既空諸法相何以又言福德爲凡夫可以轉聖也凡夫學道
非福德不能發其入道之心吾儒亦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
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又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
其名必得其壽天道有感必應本是實理非聖人之誑人也特

聖人爲善無求福之心而福自至耳凡夫爲善有求福之心而福亦至者善感則福必至不問聖凡如人之有影人在則影隨之豈問貴賤老幼乎惟聖人無求福之心其善無量卽福亦無量凡夫有求福之心其善有量卽福亦有量此其異耳譬如士人讀書意求功名及得功名其福止矣聖賢讀書惟在明理一無所求斯無所應而無所不應蓋理無盡也其福豈有量哉福德不同轉凡可以入聖此誠而明者之事也

利

右佛言福德聖人不言福

嗟呼釋氏之說余反覆推究其言心性之旨未嘗不與吾儒同其終始故程子朱子皆謂其言近理然不可舍吾儒而從之者

康輜紀行

卷之八

雷

高而不適於用遠而不切於事則不中之過也未生以前本有未生前事旣已往而不可問旣死以後自有旣死後事方未來而不可求惟此現有之身則有此身之事修其五德敬其五倫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身修而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自始生至終死旣善旣誠卽未生以前有惡何惡不除倘旣死以後有福何福不報作百善言何如行一善事以無私之心行事雖煩冗何損清明心旣清明事皆利濟一誠積至上下與天地同流性本於天不失其性則身死而性自存身親乎地不失其身則歸土而身亦完匪惟不害其身且亦不害其性一修身而性無不在此中庸之道所以貫始終而澈前後也佛老皆究人生前死

後之事吾儒之學只說現在爲人之事佛書專談六合以外吾儒只談六合以內三教或主出世或主治世各行其是不相爲謀也

右釋氏不切於用

昌黎諫迎佛骨表言人主事佛愈虔年代尤促余按唐代三迎佛骨始自德宗貞元六年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示諸寺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二月遣中使復葬故處是時僅取觀之旋復埋之未甚崇奉也然十九年德宗崩甫一紀耳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迎佛骨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崇奉過于德宗矣十五年正月憲宗爲陳宏志所弑才一年耳

康輅紀行

卷之八

五

懿宗咸通十四年四月迎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膜拜流涕迎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以下親施金帛不可勝紀崇奉又過于憲宗矣是年七月懿宗崩明年王仙芝又明年黃巢亂起僖宗出奔昌黎之言不其信哉佛不能福人可以觀矣人苟修其政事正其身心盡其所當爲者而爲之無傷天理無拂人性未有亾其身家社稷者蓋天之所佑佛亦佑之反是則天惡之矣佛何能違天而佑之哉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佞佛何益佛又豈受人

諂媚者哉

右唐代三迎佛骨

初九日宣太守傳曲濟嘉木叅至諭以去年裏塘之稟已爲人
奏 大皇帝令理藩院查明大呼圖克圖係掌管印信號紙
之人二呼圖克圖雖非額設自乾隆以來卽協同管理地方兩
次奏準護印自第一輩至今五輩名字圓寂轉世年月俱在冊
檔與大呼圖克圖同未便因彼此不和遽行革去自應如昔年
舊章協同辦事其不法之人酌量除去以靖地方曲濟嘉木叅
狡稱乍雅嚮無二呼圖克圖理事亦未嘗護印以理藩院文反
覆詰之無可復辯則謂丹臻江錯心術不端實難共事曉喻百
端未卽服夜分令退

右再訊曲濟嘉木叅

初十日

康輜紀行

卷之八

美

萬壽聖節恭設香案於所寓廟中同宣太守丁別駕行禮

右萬壽
聖節

論語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集註云知足以知此
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以無私欲釋仁其義精矣
余謂仁心之安宅也事必求其心安卽仁也知足以知此理必
求實踐無違不能實踐則心不安斯謂仁能守之矣不惟知也
卽義禮信三德皆非仁不能守蓋仁乃存心之德義禮知信則
德之交物者也四者皆由心出一有不得於物則心不安故仁
爲四德之全雖寂然不動無感於物而四者無不具於心有感
則應之而已此仁之體也譬如身有百骸五官旣已具足隨時

隨事可用豈待臨時現覓耶

右仁兼四德

十一日宣太守過河往訊丹臻江錯言年已七十兩人本無嫌隙因大呼圖克圖自藏中回改易舊章不商同行事是以衆心不服嗣後果復舊章自必相安倉儲巴彭錯達吉言父祖皆爲倉儲巴父死接充者二人一革一死衆蕃乃舉達吉道光十二年接充時大呼圖克圖在藏二呼圖克圖使人告知進奉百金大呼圖克圖受金許之及十三年回藏旣分其所轄巴貢地子達末之兄冷中吉復以達末言其年幼革之十六年鄂大臣面諭兩呼圖克圖復以爲倉儲巴白瑪奚四期江折拒捕時未與其事四期江折白瑪奚言爲倉儲巴已二十餘年先是乍雅初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七

開由各村落民人敬信兩呼圖克圖樂予布施給役戶口貧富不等自此爲例乍雅巴貢

卽卡撒頂

三大寺各設一簿依昔時戶口

歲往征收戶口雖增不增其賦以絕者衆戶均之每一村落有頭人司其事倉儲巴收畢貯二大寺公所支應兩呼圖克圖及衆刺麻頭人一歲之用其有大事及呼圖克圖赴藏皆別有征納謂之差費有四方流蕃日漸聚處無室廬者謂之黑帳房向不征輸大呼圖克圖入藏差費皆已交納不意十五年自藏中回言此種人戶未納差費令倉儲巴補征衆蕃不願大呼圖克圖別令頭人羅卜江錯往征之又有達海牧場乃衆刺麻誦經之業第四輩大呼圖克圖會給照免其賦役今大呼圖克圖復

令征輸衆情不服完納稍遲大呼圖克圖聽達末言謂兩倉儲
巴有弊令革二人治罪二人聞之逃匿大呼圖克圖調兵往捕
二人無罪被害不服是以抗拒走歸二呼圖克圖此其致叛之
由也彭錯言其舅倉儲巴阿札經營大呼圖克圖入藏有功而
求大呼圖克圖以年老欲退倉儲巴缺請予其甥大呼圖克圖
許之子彭錯之兄未及充從汎官捕盜爲盜所殺乃於十七年
接充已在兩呼圖克圖不睦白瑪奚等拒捕之後歸二呼圖所
屬

右再訊丹臻江錯

陰雨旬日山上有積雪皆羊裘矣十二日乃霽

右察木
多雪

十四十五日丹臻江錯之衆呈控達末等謂兩呼圖公同辦事

康輜紀行

卷之八

庚

已百餘年若大呼圖克圖不肯復循舊章卽各管地段民人各
供天朝之役不能服大呼圖克圖一人轄治受其殘害達
末亦使人呈請減二呼圖克圖是夜謝都闕張竹虛來飲寓寺
罷散後望月感懷爲一絕云投老方爲異域行解紛何似請長
纓蕃兒應笑陳湯拙拉楚河邊空月明

右丹臻江錯
呈控達末

十八日宣太守復傳曲濟嘉木叅至諭以漢法地方乃掌印官
專責政教寬平人民安樂則有慶賞政事苛急人民困苦則有
誅罰若衆人怨叛則是不能教化地方官亦有應得之咎爾謂
丹臻江錯不當縱令四倉儲巴率百姓與爾打仗試思倉儲巴
皆爾屬蕃以不爲爾加征差費爾欲治罪而逃爾卽以兵往捕

乃聚眾叛爾與二呼圖克圖無涉倉儲巴固不當叛而所以致叛者爾行事不服人心也若依漢法彼固當誅爾亦不能無罪案情始末川藏深知念爾乍雅本係夷地不忍以漢法相繩

大皇帝如天覆憐乃格外之恩故委員矜全於爾何尚迷而不悟耶今再明白教導將來斷牌惟持公平不能盡如爾意也

右三說曲
濟嘉木叅

兩呼圖克圖事持不下久寓佛寺秋日無聊爲一律云年來况味是行僧踏遍千山雪裏冰塵榻鼠跳聞夜雨佛龕香冷坐秋燈江湖鷗鷺原無競吳越鶯花謝未能嫋嫋西方吹落葉祇陀園畔聽呼鷹

右秋寺詩

康輜紀行

卷之八

无

所寓大士閣爲戍兵衆建無居僧一老卒守香火巢鷓殿中皆滿羽毛遺糞紛落坐席蕃女上酥油燈者朝夕不絕菊花盛時獻者尤衆萬壽一種以爲上品深紫淺紅及白者最多或栽數本於塔下爲卽事一首云掃地焚香不見僧尙憐老卒髮鬍髻空王紺殿秋巢鷓蕃女毳裘夜上燈金菊玲瓏栽萬壽寶華圓燦悟三乘崑崙卽此通西極欲借驂騑試一登崑崙山在後藏之北和泰庵及衛藏圖識皆以阿里之岡底斯山下大池爲阿耨達池云相傳卽王母瑤池也

右卽事詩

察木多西北博窩野蕃多出名馬以去青海近故也地在博謨博集大山下馬四灶有肉塊行愈遠則肉塊愈大余過打箭爐

張莘田司馬囑購之丁別駕得其二余亦得一擬贈張及伊瀛
江別駕故與張竹虛善騎日乘試之竹虛偶墜傷面詩以調之
云天馬會聞出渥洼武皇上厩幾名駒而今千里尋常見西海
原來屬漢家書生萬里走西陲更欲窮尋阿母池驟驥不須憐
一蹶追風善墮是男兒

右博窩馬

打箭鑪以西兼味甚不易得行過巴塘餽瓜蔬者如嘗異味焉
察木多有四圍戶日市萵苣菘韭喜而賦詩云菜根百歲腐儒
餐千里西來入饌難佛地伊蒲甘露好滿園香馥勝茺蘭

右察木
多園蔬

察木多八月楊樹皆已脫葉而韃下自抽青枝且放新葉益高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處風寒下得地氣故也蕃地每七八月間多雨山上雪已封嶺
人且重裘矣

右八月楊柳發新枝

東坡上文潞公書云在湖州就逮時僅一子邁稍長徒步從行
餘皆幼稚所云幼者次子迨稚者過也公就逮爲元豐二年已
未元祐八年癸酉八月繼娶王夫人卒于京師公時爲端明侍
讀二學士明年甲戌爲紹聖元年十月到惠州寓居嘉祐寺與
幼子過同遊白水佛迹浴于湯池距己未十六年矣猶稱幼子
則過是時亦只十餘歲近二十耳先生五十九歲丙子七月朝
雲卒長子邁授韶州仁化令丁丑閏二月挈家到惠州五月公
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卽儋耳也遂留家于惠州獨與幼

子過渡海是時過年殆二十許矣邁在官所道留惠州顧其家且韶在粵北瓊在海南惠地適中可通音問故惟以過自隨此當日事理之必然者也王夫人朝雲皆已先亾先生子然乃邁得官韶州全家過嶺就之謂非天之佑公不可也過隨公子患難中獨久宜異時詩况勝其伯仲矣

右蘇過

今人飲食之器皆瓷爲之按說文瓷瓦器也玉篇瓷器也亦作畚集韻陶器之緻堅者文選潘安仁笙賦傾縹瓷以酌鄒李善注縹青白色字林瓷白瓶長頸鄒陽酒賦曰醪醴既成綠瓷既啟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淥鄒吳錄地理志曰湘東鄒以爲酒有名據此言之是瓷乃漢晉時酒器之名說文玉篇但云瓦器未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言何用然亦以爲成器更以鄒潘二賦及字林考之其爲貯酒之用明矣蓋古之酒瓶其形則字林所謂長頸頸字善注云大果切檢字書無頸字大約長頸寬腹如今之瓶後人以其瓦質緻堅凡飲食諸器皆用此種爲之遂蒙古人酒器之名通謂之瓷以別于瓦爲精麤之分失其本義矣唐代多爲茶器以作茶盃陸羽茶經曰盃越州上鼎洲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爲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水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晉杜毓萍賦所謂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甌越也甌越州上白脣不卷底卷而淺受半

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
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陸經所
言蓋以色辨其益茶不論其質精粗也許次紆茶疏云茶甌古
取定窰兔毛花者亦闕張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純白爲佳兼
貴於小定窰最貴不易得矣宣成嘉靖俱有名窰近日做造間
亦可用次用真正回青必揀圓整勿用甞窰則明人但以色白
爲貴不以辨味矣程大昌演繁露云東坡後集從駕景靈宮詩
云病貪賜茗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瓔用大湯甞色
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甞銅葉黃褐色也瑩按觀此是瓷器
尙白宋世已然又在北宋後矣世以茶一盞爲一甌甌非器名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以甌越瓷器最上故借名之耳不可不知所本也

右瓷器

惜翁書錄論揚雄太元曰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
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教世錯綜萬端
經緯人事雖庸愚不肖苟筮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
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
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自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興其道以觀乎
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
于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
天地而維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
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遯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

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
害之爲善也故有侏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
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患視世之驚于功利名譽之徒
其賢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孔子
歿七十子之徒傳誦六藝轉相爲說或得或否晉亂本眞其時
雜家並興仁義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間蜀
嚴君平以老子爲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嘗美君平之湛冥及
自著書覃思竭情貫律歷之數究萬物之情而旨不出乎老氏
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窺乎老氏者爲同乎易于
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慚也其晦家上九贊曰晦冥冥利于不

康輜紀行

卷之八

三

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氏之和光同塵于
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瑩按惜翁此論允矣雄
本辭人相如杖乘之流也旣而薄之又見仕祿不進乃以道自
處雖較勝于孔光張禹而利祿之見未化由不明于孔子之仁
義也蓋以孔子之道觀之雄不免春秋之貶黜若以老子之道
觀之雄其猶賢乎哉後世君子世治仕進但以不居盛滿爲戒
亟亟功成身退而不問輔相裁成爲何事世否身危則但亟亟
全身遠害而或疑致命遂志爲近名曾未有衡以聖人之義者
其皆疏廣揚雄之支派乎然其言則皆曰吾不爲二氏也其亦
未之思矣

魏默深見余此條曰老莊之學處亂世則爲黃石公
爲南山四皓爲蓋公爲嚴君平可也豈肯劇秦美新

